

法相學會集刊

第三輯

香港早期之佛教發展（清末至一九三七年）

葉文意

目錄

序

第一章

香港地區之古代交通及佛教傳入問題

(一) 香港古代海上交通

(二) 香港早期之民間信仰

第二章

自劉宋至清道光年間香港地區之佛教遺蹟

(一) 杯度岩 杯度庵 杯度石像

(二) 靈渡寺 杯度井

(三) 釋滌塵與凌雲靜室及凌雲寺

第三章

香港地區山林佛教之興起

(一) 釋妙參與觀音山凌雲寺重興

甲 修築禪堂大樓

乙 第一間十方尼眾叢林

丙 香港地區第一次傳戒

(二) 大嶼山佛刹與小精舍之開闢

甲 昂平之小精舍

乙 鹿湖精舍之歷史

(三) 釋紀修與寶蓮禪寺

甲 第一間男眾十方叢林

(四) 青山禪院重修與中興經過

香港早期之佛教發展 1

甲 陳春亭與青雲觀

乙 釋顯奇改觀為寺

丙 金姑太捨道入佛

丁 釋顯奇中興青山禪院

(五) 荃灣芙蓉山之著名佛寺

甲 釋茂峰創建東普陀寺

乙 釋融秋與竹林禪院

丙 釋若舜之鹿野苑

丁 沙田及大埔地區之精舍

(六) 當時盛行之佛教修持與儀注

甲 坐禪風氣與念佛

乙 流行之佛經傳播

香港地區城市佛教之發展

(一) 國內著名佛教學舍

(二) 香港僧眾之遊學參方風氣

(三) 香港島佛教之經懺薦亡及祭祀

(四) 香港島佛教之一般情況

(五) 釋太虛與第一次佛學講座

(六) 釋定佛比丘尼與第一次公開大規模念佛法會

(七) 釋若舜與水陸佛七法會

(八) 具代表性佛教團體之誕生

甲 西鄉園及其佛經流通處

乙 香港佛學會

丙 何張蓮覺及東蓮覺苑

丁 黎乙真與佛教真言宗居士林

1. 權田雷斧大僧正來華
 2. 權田雷斧來香港傳法
 3. 黎乙真東渡日本接法
 4. 東密在港流布及居士林成立
- 張圓明與真言宗女居士林

1. 開壇傳法

2. 真言宗修法

藏密及藏密院

庚 香海蓮社

申 菩提場

寅 志蓮淨苑

(九) 佛學班之設立

甲 竹園精舍佛學班

乙 青山之勝鬘佛學社

丙 佛學函授學校

丁 凌雲女子佛學社

戊 紫竹林女子佛學社

己 寶蓮寺佛學班

(十) 佛教刊物之誕生

甲 香海佛化刊

乙 人海燈雜誌

丙 華南覺音及其他

(十一) 其他

甲 佛教學者演講

乙 外省僧眾過港

第五章 香港地區一九三七年以前較負時譽的比丘

- (一) 釋觀清
- (二) 釋妙參
- (三) 釋紀修
- (四) 釋顯奇
- (五) 釋筏可
- (六) 釋遠參
- (七) 釋海仁
- (八) 釋增秀
- (九) 釋月溪
- (十) 釋顯慈
- (十一) 釋茂峰
- (十二) 釋太虛
- (十三) 釋藹亭
- (十四) 釋寶靜
- (十五) 釋觀本
- (十六) 釋虛雲

結語
參巧書目

序

本文是我在一九六八年於珠海書院研究所，修讀歷史系時。先師羅香林教授，提議用「香港早期佛教發展」為題的畢業論文。時間由清末至一九三七年間，距今（一九九二）五十五年前，香港發展的佛教事業。香林教授指導：「治史，資料一定要翔實據篤，信而有徵，切忌杜撰，尤忌信口開河，無的放矢。」

畢業時，由業師羅時憲先生擔任評審委員，他批評本文資料不足；但在香港，從未有出版過這類佛教刊物；而資料又是筆者親自搜羅發掘，編寫撰作，所以也給予合格；並鼓勵繼續努力，將來出版一本詳盡的香港早期佛教發展史。當時我唯唯諾諾，然而賦性疏懶，日後竟把它束之高閣。副本留存母校，側聞頗有借閱的紀錄，功不唐捐，私衷感慰。

時光遞嬗，轉瞬二十年。一九九一年秋季，佛教法相學報第三期徵稿，羅師時憲先生囑我把本文投入，我辭以資料未足，暫時不想刊登。羅師溫言曉喻：他說：「歷史典籍永無資料全足之事；有之，唯不斷搜集、補充與修改而已。」我深聽其言，於是，遵命照辦。此稿內容簡陋，可說掛一漏萬，幸而謹遵師門教誨，寧缺毋濫，更不敢有「想當然」的武斷。陳述所言，盡皆有據，並非杜撰，或道聽途說。將來有機緣的話，當會搜羅更詳盡資料，以充實本文。幸望時賢大德，賜予指教，不勝厚望。

回憶當年搜集此文資料時，所費工夫相當煩複，舉凡有關書籍、雜誌、族譜、山誌、縣誌、碑記、同戒錄、報紙、人物訪問，巨細靡遺，俱要周到。委實花費掉好些時間、精神，其間得到許多長者、朋友的幫忙，謹此衷心致謝。同時得到甘雪雄居士駕車相伴，跋涉港九各處，按圖索驥，遠至新界離島及澳門，並抄寫贍正。於此，誠意的向她致謝道勞。並祝業師羅時憲先生伉儷延年益壽。住世久遠。

葉文意

一九九二年八月

第一章 香港地區之海上交通及佛教傳入問題

(一) 香港古代海上交通

香港位於廣州珠江口外，瀕臨太平洋，海岸線曲折多海灣，水深港闊，適宜巨舶停泊；尤以屯門一地，自昔扼廣州對海外上交通之要衝。自劉宋時期（四二六）（註一）以還，迄明世宗（一五二一），凡廣州進出之船舶，例經屯門（註二）。因其佔有地理環境上之便利，適宜寄碇，辦糧，取水，避風（註三）、候船（註四）等。故此，香港雖為偏於廣東濱海一隅之聚落，非通都大邑，然因鄰近夙昔已為對外交通繁盛商埠——廣州之故，遂亦為中外船舶所萃集及中外僧眾所曾經過者（註五）。劉宋初年，為欲赴交廣之杯度禪師所嘗棲止，至今青山尚有其遺蹟，如杯度禪師石刻雕像及杯度岩，可為明證。晉後佛教在中國發展異常蓬勃，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等信仰，深入民間，無異家庭式之守護神祇。旅客為訊息最佳之傳播者；旅客僧人之行腳流止於香港屯門等處，應為佛教教澤所及，雖然大規模有系統之教義容或未能傳播，而扼要之開示或簡單之念誦：「阿彌陀佛」「南無觀世音菩薩」等名號（註六），佛教善惡果報，生死輪迴及薦亡（註七）禳福等觀念，當已普遍傳入民間，觀乎香港島、九龍、離島均有觀音廟建築（註八），便知昔時觀世音菩薩普遍受一般居民崇拜。

註一 參讀羅香林教授等著：一八四二年前之香港及其對外交通，第二章屯門與其地自唐至明之海上交通一、青山屯門灣之形勢及其對外交通始於劉宋之推測。

註二 同前章，羅香林教授言及屯門海上交通時云：

在昔輪舟未發明前，無論對內之沿海交通，以至對外之海上航行，皆以帆船為主，其行駛受季候風支配。每當夏季西南風發，凡波斯，阿刺伯，以至印度與中南半島，及南洋群島等，其海舶欲至中國者，每乘風向東北駛，抵中國海後，則先集屯門，然後轉棹駛入廣州等地。而自廣州出海之中國船舶，或回航諸番舶，亦必候至冬季東北風發，然後經屯門出海，揚帆南駛，而至中南半島，或……。

註三 同前章註五，青山灣為良好之避風港條。

青山灣則東部有高達四百八十九尺之九逕山為屏，西部有青山即杯度山為障，而大嶼山又適於其灣外之東南角海上，故受有季候風之利益，而不受颶風之侵襲。在昔未有人工建築之避風塘時，如此類之鉗形灣港，已為良

好之避風港矣。

註四 同前章：一、青山屯門灣之形勢及其對外交通始於劉宋之推測：頁二一第三行起至第七行。

註五 參讀中國南洋交通史馮承鈞著第三章法顯之歸程，第四章南北朝往來南海之僧人，第七章唐代往來南海之僧人。

註六 法華經：「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聲南無佛，皆共成佛道。」普門品云稱念觀世音菩薩名號，得無量無邊之力。

註七 在香港汲水門之西馬咀角岸邊，豎有一柱「南無阿彌陀佛」石碑，用以鎮壓急流及超薦水上亡魂。

註八 如慈雲山腰觀音山水月宮，內有扁額題云光緒五年重修。大嶼山雞翼角西灣舊有觀音廟，相傳建於清咸豐年間，大嶼山薑山中部建有蓬瀛古洞，內供觀世音菩薩一尊。銅鑼灣蓮花宮觀音廟等，均有百數十年歷史。

(二) 香港早期之民間信仰

明自世宗嘉靖（一五二二至一五六六）以還，江浙閩粵等省海疆，悉受倭寇侵擾，凡二十年，其後倭寇漸息，而沿海之交通與財富，亦因是不振。屯門為珠江口外濱海聚落，其曾受倭寇禍害，自無待言。（註一）繁榮一落千丈，往昔中外商舶雲集情形，已不可復得。寢至清順治十八年（一六六一），推行遷界政策，（註二）康熙元年（一六六二）更嚴厲執行，波及新安縣屬，虎門以西，厓門以東，沿海居民，亦一併遷徙，當時居民慘禍，苦不堪言。

「生靈百萬，室廬墳墓產業，盡在其中，一旦遷移，流離失所，實為可憫。」（註三）可為寫照。其時香港九龍、新界等地正被劃入遷界範圍，居民流徙千里外，香港已達廬舍為墟之地步。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清帝推行復界政策，居民可回歸故里，而原日人丁喪亡過度，元氣大傷，雖有招徠、墾殖、晒鹽、捕魚等營救方法（註四），不無小補；而進程甚緩。於是，地瘠民貧，香港淪為荒涼小漁村矣。其時居民生活樸素，並無宗教宣揚跡象，一般性之傳統信仰，僅為崇拜祖先間或有地方廟宇設壇打醮，用以超度薦亡。諸神崇祀，例如，敬奉呂祖仙師、文武帝君、關聖帝君、侯王爺、洪聖帝君、天后等是。尤以天后信奉最為普遍。蓋是時居民除一部份墾闢耕種之外，（註五）大多賴漁獲為業。漁民揚帆出海，朝夕飄泊於煙波溟渺之間，長日與驚濤駭浪搏鬥，孤悽無告，疾痛呼天，祈求平安之望，渴想慰藉之感，自然神異而生；故夙昔被華人崇奉之海神——天后，遂成為漁民之普遍信仰。香港任何海角僻隅，凡人跡所至，均有天后廟建築。（註六）規模不一，或恢宏壯麗，或簡陋湫隘，而漁民都懷「敬如在」心理，皆以崇祀為主，無減虔敬之情。

至於佛教，除劉宋時期，杯度禪師於青山腰留杯度巖；明宣德年間建錦田觀音山凌雲靜室，及相傳有悠久歷史建於廈村之靈渡寺（註七）三者佛教寺宇遺跡外，尚無具規模者發現。民間亦無明顯之佛教信奉，惟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等家庭式供奉受持而已。

香港於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二）割讓與英國，闢為商埠，海陸交通暢通無阻，內地人士紛紛來港經營業務，尤以鄰近各區如廣州、佛山、四邑及東西江等一帶為最。旅客及行腳僧人相繼蒞止，佛教文化隨而傳入，小型精舍陸續建築。佛教修持儀軌如興福薦亡之法會，禮懺誦經之儀制，輪迴因果之義理，漸次傳入民間，受人信仰。此時屬佛教之過度時期。

註一 參讀羅香林教授著一八四二年前之香港及其對外交通第二章四，屯門地位降落之原因及其地設置之演變。

註二 清初遷界政策，起因於滿清入關，明遺臣鄭成功，及其子經，於台灣一帶及沿海五十里四出與清對抗，沿海居民多參加響應，清廷難於應付，乃納黃梧等獻議，將沿海居民遷界內徙，不聽者或私自出界者，即置之死地。順治十八年（一六六一）牽連廣東新安及惠潮沿海。康熙時，更嚴令虎門以西，厓門以東之沿海居民，亦一併遷徙，當時生靈百萬，流離失所，慘禍不堪，香港屬新安縣治，亦一併在遷界之列。（參讀同書第六章獅子嶺與清初香港九龍新界之遷海與復界）

註三 同卷羅香林教授增註八頁一四三

註四 同卷四，香港九龍新界等地展界復界的招徠墾殖頁一三四。

註五 同卷謂：

客籍農民遷至本區域墾殖的風氣已開，而本區域的荒地，亦寢以墾闢。……鯉魚門一帶，也因一度成為荒地，而並由客籍農民遷入耕殖了。

註六 參讀同書第八章佛堂門與香港九龍新界等地之天后廟三，香港九龍新界等地天后廟的發展與分佈。

註七 靈渡寺歷史，據鄉老相傳，謂由來已久。

第二章 自劉宋至清道光間香港地區之佛教遺蹟

(一) 杯度巖 杯度庵 杯度石像

屯門自昔為香港到廣州海上交通要衝，中外船舶集礙之處，僧人旅客遊跡所經，大不乏人，其間必有沙門大德棲止是間，最早期著名且見諸歷史記載者，有杯度禪師。

劉宋元嘉時，有禪師者，不詳其姓名，（註一）於河北及江表往來，常乘大木杯渡河（註二），故時人號之曰杯度禪師。平居屢行神蹟，（註三）其後於元嘉五年（四二八）九月辭去，據云遊自交廣之間焉。

相傳杯度禪師曾登屯門青山，山之北腰側有杯度寺遺跡，劉宋之時代建築於此，為香港有歷史性之最早期古跡，杯度禪師登此山時，結廬而居之地。近人林大魁撰青山禪院大觀，錄陳伯陶遊杯度寺詩，詩後註云：

寺後有石巖，相傳劉宋時杯度禪師止此。

宋明時有杯度庵之設，蓋紀念禪師曾止此地。羅香林教授於其「青山杯度寺之沿革云」：（註四）

杯度庵則以追念杯度禪師而起，故亦稱杯度寺焉。同文又稱：

必先有杯度禪師之蒞止，而後乃有杯度庵或杯度寺之設置。必先有前代杯度寺或青雲觀之遺蹟，而後始有近世之重葺與如是題署也。

山腰有杯度禪師雕刻石像，為五代時南漢同知屯門鎮陳屯所送。（註五）刻工粗率，而形象古拙，線條簡單，頗有五代石刻風格，殆亦舊日所遺，非晚近所仿製者。北宋蔣之奇杯度山詩云：

吾聞杯渡師，嘗來交廣間。至今東莞縣，猶有杯渡山。茲山在屯門，相望黃木灣。往昔韓潮州，賦詩狀險艱。颶風真可畏，波浪沒峰巒。偽劉昔營軍，攘禦防蠻蠻。鐫碑封瑞跡，薜痕半爛斑。南邦及福地，達摩初結緣。靈機契震且，乘航下西天。長江一葦過，葱嶠隻履還，渡也益復奇，一杯當乘船。大風忽怒作，滾滾驚濤掀。須臾到彼岸，疊足自安然。擲杯入青雲，不見六百年。安得荷蘆圖，相從救急患。累足巨浪制，真風香難攀，鯨波豈小患，浮游如登間，仰止行道人，不辭行路難。

此詩敘事淵實，可資為杯度禪師曾逗留屯門一段時期歷史。今日青山禪院門前尚有牌樓一座，橫額題鐫「杯度遺蹟」。而青山舊名杯度山，盡皆為紀念杯度禪師曾至屯門青山者。可能杯度禪師先至廣州，再赴交趾入南海，然後至屯門，候船出海耳（註六）至於禪師曾否在屯門弘傳佛理，則史籍及縣誌均無記載；然既曾結廬而居，當此一段時期，考其在京師神異行蹟，及遊戲人間之作風，相信當曾與鄉民往來酬酢，接受供養，隨喜結緣者；於是或有弘法，開示、皈依、行化、禳災、祈福之屬，乃理所當然，事無足怪矣。

註一 梁釋慧 撰卷十一宋京師杯度

註二 同卷云：……神山卓越，世莫測其由來，……見度徐行，走馬逐而不及。至孟津河，浮木杯於水，憑之度河，無假風棹，輕疾如飛，俄而渡岸，……後欲往瓜步江，於江側就航，人告度不肯載之，復累足杯中，顧眄吟詠，杯自然流，直度北岸。

註三 同卷云：……乃見（度）在北巖下，鋪敗袈裟於地，臥之而死，頭前腳後，皆生蓮花，華極鮮香，一夕而萎。邑人共殯葬之。後數日，有人從北來云：見度負蘆圓行向彭城，乃共開棺，唯見韃履。

註四 羅香林教授著一八四二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對外交通第二章註九條青山杯度寺之沿革及其與杯度之關係

註五 同前章註十條青山杯度寺後石刻杯度禪師像之來歷

註六 同前章註十一條杯度禪師事蹟及其籍貫推測

（二）靈渡寺 杯度井

香港元朗廈村偏南，約一英里許之靈渡山山谷間，有靈渡寺在焉。

據廈村故老相傳：靈渡寺最初本為一小茅篷，南北朝時代，杯度禪師曾到此處駐錫。及唐代，經過興建，宋明兩朝亦曾經多次修葺及重建。清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年）及咸豐年間重建，再後於一九二八年間重修。（註一）

此寺正門建築及圍牆，近似一般鄉間大屋，門前正面橫額曰「靈渡寺」，兩旁石刻一幅對聯：上聯為：靈氣所鐘山獨秀，下聯為：「渡杯而至石猶新」。進入內間，則與一般佛寺不同，寺內分正殿及左右兩堂，無若何裝飾架構，略帶荒涼，然寺內尚存有部份名人墨寶，現今仍有清代順德狀元梁耀樞所書之「道從此入」牌匾。

寺後有空地，闢為菜園，植有古松十餘棵，孤高蒼勁，傍側有小溪，潺潺流下，溪中一處之水，溫度特別，冬溫夏涼。相傳此處即為古杯渡井，據云杯度禪師曾卓錫於此，結廬而居，且曾掛鍋講道，經常在古寺汲水，以供洗濯之用，故名杯渡井。（註二）

靈渡寺歷史久遠，已不可考，唯據其正殿右傍壁間，尚留頗多碑記，其中一塊為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鄧惠麟所立之：「先父寵榮公，三十三歲時，患咯血症，醫藥罔效，危在旦夕。其母氏太夫人，親挈率家人，凌晨赴寺殿，誠敬叩稟，眾人許願減壽，太夫人特別殷篤，禱告病者康復，增益壽齡，半載無間，再後三閱月，寵榮公病愈。後再生兩子，增壽八年」。有進士李辰輝為此碑記做跋，全文洋溢孝悌意義，鄉人言其佛蹟類此靈異。

註一 寺門碑記

註二 據新安縣志

(三)釋滌塵與凌雲靜室及凌雲寺

大帽山西南支脈觀音山，山頂舊有觀音廟一所，故以為名（註一）。又一說謂其山頂高聳圓峭，有如雲髻突出，頗類觀音大士巍巍而坐，故號曰觀音山（註二）。

此山寺宇，以凌雲寺最著。寺位於觀音山中部，依山面海，林木蒼鬱，蔚然深秀。寺初創於明朝宣德年間（註三），迄今垂五百餘載，其舊屋基乃錦田開族祖鄧洪儀之長子欽為其庶母黃氏建築，以供奉其父鄧洪儀之木主，並供養黃氏禮佛靜修之所。日凌雲靜室。（註四）其寺代有興替，事實必然，而能延續至今，當有相沿之歷史；惟寺志闕然，所可徵信者有錦田鄧氏之族譜，並香島宋學鵬先生所撰之「凌雲寺史」一文。其建寺歷史頗富我國傳統孝悌精神者。（註五）其後該寺有歷史紀錄者，厥為清道光元年，凌雲寺重建碑文刻石：謂有比丘滌塵，化緣重修，錦田鄉人協助擴建，所謂：「為之式煥鴻猷，宏茲院宇；新創樓台，以資壯麗。……」（註六）後由釋圓空主持，再後則由釋淨圓繼任。（註七）

註一 新安縣志卷四山水略，謂：「觀音山在城東南大帽山帳內，奇峰聳峙，仰干霄漢。頂有觀音廟，見舊志。」

註二 釋聞性之「觀音山記」第四行，載於凌雲佛學社五週紀念刊。

註三 重建觀音山凌雲寺碑云：……溯其源，始創於前明。歷清於茲，四百餘載矣。

註四 據宋學鵬之「凌雲寺史」謂：鄧洪儀客死江南，遺妾黃氏及子名娟。後黃氏絜骨灰及子歸錦田。鄧洪儀之子欽、鎮、銳三人善事之。年餘，黃氏所生子娟又夭，鄧氏兄弟力慰之，鄧欽且以己次子嗣娟。並於觀音山麓築靜室，顏其室曰凌雲，俾黃氏奉佛修養，並設父洪儀木主於室內，以樂黃氏餘年。原文載凌雲佛學研究社五週紀念刊，民國二十七年八月出版。

註五 關於凌雲歷史背景：錦田開族祖鄧洪儀有弟曰洪贊，贊娶東莞伯何真之姪女為妻，元順帝時，何真與弟迪削賊據兩粵。元亡，何真獻兩粵以降。受封為東莞伯，真死，子何榮襲封。後何榮以被嫌起變，被誅。何迪疑禍及己，乃作亂，遁入海島、被擒、並誅其黨。錦田鄧洪儀弟洪贊，以娶何女故，株連坐罪，遣戍遼東。洪儀以弟賦性愚鈍，且未有子息，洪儀憐其無後，戍途恐遭不測，乃冒弟名代戍。（洪儀娶妻張氏已有子三人）。洪儀

代弟遠戍，為我國孝悌傳統精神之最高表現。

註六：見「凌雲佛學研究社五週紀念刊」

註七：同前。

第三章 香港地區山林佛教之興起

(一) 釋妙參與凌雲寺重興

甲 修築禪堂大樓

約一九一一年，有慧清女居士，慕凌雲寺環境清靜，風物怡人，有意重興改建，乃潛心尋訪賢能。會有羅浮山妙參和尚者，（註一）棲廬禪那，凝神幽寂，出家於羅浮山之延祥寺，寢且開為十方傳法之叢林。既而廣遊江浙，參學四方，重返羅浮山時，適值黃女士到訪，相見投緣。黃居士請和尚重建凌雲寺。和尚鑒其誠意，遂偕同到港。見寺雖荒蕪，而景地幽邃，頗堪潛修，遂慨然允諾，願負重建之責。時該靜室屬鄉紳鄧伯球管理，鄧氏原信奉基督，擬將該靜室作別墅修養，經妙參法師說服，願將該靜室獻出。（註二）乃稍葺修朽屋數楹，藉以棲身，間亦聚眾啟建道場，演揚佛法。

一九一五年，黃慧清居士及勞居士請為剃度，黃居士法名觀修，勞居士法名智修。二人隨具戒於南京寶華山。學成歸來，越二年，師徒合力募捐修葺，於寺右側築禪堂大樓（註三），廣袤十丈，可容百餘眾，錦田晉紳鄧伯裘君書扁聯誌之，秋間落成，鑿蓮花塘於山門前，植以芰荷，圍以竹籬，花木扶疏，遠挹青翠，景色秀麗絕俗；而暮鼓晨鐘；梵唄禪誦，輒令見者心開，聞者意悅。

乙 第一間十方尼眾叢林

時大嶼山、青山、大埔陸續增建小型精舍、淨室、四眾雜居、內地出家二眾紛紛來港參學或居留，以羅浮山、肇慶、廣州等處最多。而香港尚未有十方叢林之設（註四）。釋妙參主持之港島中環士丹頓街延祥分院，經常客滿，勢應開創叢

林容納僧眾，乃處心積慮，策劃成立男眾叢林；繼而默察「港地女眾信佛者極多，尤盛於他處，而尼眾叢林獨付闕如。」遂改變初衷，虔勤發願，先辦女眾叢林，化凌雲寺為十方道場。此調既唱，四眾贊同；布金施粟，共襄盛舉，肩摩踵接，絡繹於途。和尚以機緣漸集，鳩工庇材，就寺之南約里許。大帽山麓，築精舍一所，名曰圓通寺。（註五）

稍後，築地藏殿於寺側約百步之遙，殿上為藏經樓。據覺法於藏經樓記云：（註六）

「其有屹然孤峙，巍然而弘壯者，藏經樓也。……樓之中供三聖金像，兩軒則藏經櫃在焉。櫃有四儲，經之函有四，蓋為頻伽藏也。中闢閱經室，以供臨閱者之需，設至備也。……」

稍後，再建鐘樓於殿後，懸鐘於樓，聲音弘亮，響徹千里。據圓音之鐘樓記云：（註七）

「……蓋鐘樓也，樓為方式，四角簷飛，中頂髻出，十數里外，隱然可望，樓中供地藏大士像，鐘懸像傍，高八尺，圍丈餘，其聲隆隆，遠聞數里，自日午至夜半，依時撞擊。……」誠超冥濟厄，發聵振聾者耳。

丙 香港地區第一次傳戒

一九一八年春月，凌雲寺重建落成，大雄寶殿、禪堂、藏經閣、鐘樓均告完竣，凡叢林規制應具備者，靡不齊全。至是時也，釋妙參夙願竟償，於是集眾傳戒，開壇傳演毘尼。（註八），是為香港地區之第一次傳戒。七眾雲繞，士女皈依，先後掛搭進林者，日繁有徒，不計其數。開創成為十方尼眾叢林，為香港地區之佛教創舉。香港九龍及新界之佛教長者均在場協助。

該寺叢林規制，悉依鎮江金山寺律儀，晨昏二課外，聚眾於禪堂坐香談禪，餘時即念佛三昧，禪淨兼運，福慧均修，隨時開講經教，精進無間，秩序井然。釋鎮庵於妙參和尚傳云：「法無偏執，事無異見，舉寺雍容，進退咸有恒則。」蓋紀實也。

一九三二年，釋妙參之徒釋智修，釋喜修建築學戒堂於寺內，如重興記云：

毅然接受寶華山之戒法，而建凌雲為律寺。

一九三三年，開啟凌雲佛學研究社，以提倡佛學，興育人材，弘法利生為宗旨。（註九）

註一 見大嶼山志釋妙參條，及釋鎮庵之「妙參和尚傳」。

註二 同前卷，靜室……乃鄉紳鄧伯球管理，鄧氏原信奉基督，將該靜室作別墅修養，及妙參和尚至觀音山將鄧氏說服，願將該靜室獻出。改建為現今之凌雲寺。

註三 見鎮庵之妙參和尚傳謂：寺之環境幽美。

註四 叢林，據大智度論三言：僧伽，（秦言眾）。多比丘一處相合是名僧伽。譬如大樹叢聚是和為林……僧聚處得名叢林。

註五 見鎮庵之「妙參和尚傳」及「觀音山凌雲寺重興記」云：「聲聞既溢，善信日歸，聞師之道而慕師之為人者，肩摩而踵接也。師以凌雲屋小人眾，乃擇地於寺之南，而築精舍焉。既成，額其名曰圓通，距寺里許，可相望也。」

註六 登載於凌雲佛學研究社五週紀念刊。

註七 登載於同前刊。

註八 毘尼，即戒律也。佛家傳戒：是佛寺召集四方新出家之僧人為之受戒，使之遵守，名曰傳戒。

註九 見凌雲佛學研究社五週紀念刊。

(二)大嶼山佛寺與小精舍之開闢

甲 昂平早年之小靜室

清末民初，（約一九〇〇——一九一〇）香港佛教已具雛型，香港海陸交通逐漸發達，華南各區僧人善信相繼來港，住持佛法。佛教分佈地區仍以郊外山林為主，當時以錦田觀音山凌雲寺最負盛名，亦最具規模。（以曾開創尼眾叢林及設壇傳戒之故）。青山區以青山禪院為翹楚，時陳春亭已捨道入佛，改純陽仙觀為青山禪院，山腰及山麓開始增加私人佛堂及靜室。當時有：佛緣精舍，長明精舍，彌陀閣等。大埔區馬窩山有蘭若園等。至於大嶼山方面，則佛教發展較大。

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大嶼山昂平尚未有茅蓬出現，釋妙參弟子果修比丘尼偶遊昂平，見高山平地，風景幽邃，雅麗怡人，適宜潛修，乃開山創建，結茅蓬而居，曰普明禪院。

依大嶼山志記載，釋門弟子依次來山居住，年份較早者尚有下列諸人。

釋月卿比丘尼於宣統二年（一九一〇）於昂平山築小茅蓬曰竺覺蓬。同年尚有釋清雲比丘尼建石屋三間潛修，左曰寶華禪，右曰普賢禪。釋遠參於東涌地塘仔建靜室曰竹林。其餘釋靈峰、釋德芳、釋儀真比丘尼及致志蓬之靜通師均曾於早期先後定居於大嶼山昂平。

綜上所述，香港在一九二二年以前，仍屬山林佛教，城市佛教仍未開展，有之，只屬家庭式之興福，薦亡等小型功德，多延請僧人道士主持，而教理宣揚則不與焉。此時期亦屬佛教過度時期。

乙 鹿湖精舍之歷史

清光緒九年（一八八四），羅浮山道士羅元一到港，赴大嶼山，由大澳至昂平，在山腰鹿湖流覽，愛其風景秀麗，氣勢雄偉，乃開山創建道觀，名曰純陽仙院（註一），士紳陸師彥等贊助，規制頗嚴謹，由官府出示曉諭：

……「不任予勾留，外住僧道偶遊到院，不准借居住宿，不得流連竟日，來往客旅，亦不許久住棲遲。」（註二）且授權主持羅元一道長

……爾住持應持躬己，留心伺察，倘有形跡可疑者速行驅逐，並有斧伐山林，與及牧童飼牛，踐踏污泥挖石等弊，如敢呈惡不遵，故意勾留刁抗者，該住持一面鳴官以儆奸邪，而淨福地。（註三）因該院清規嚴淨，故為鄉民敬重，士紳護持。

當此之時（一九一一）有釋觀清者，參學多年（註四），離羅浮山到香港。據大嶼山志謂彼人地生疏，無處投緣，乃到大嶼山大澳口虎山之地藏廟駐錫，後在昂平法華山腳結小茅蓬居住，偶至鹿湖仙院隨喜，晤羅元一道長，一見如故，傾談之下，頓覺契緣。釋觀清曉以佛理，勸其捨道入佛，羅元一欣然受持。察知其為法器，乃將純陽仙院全部移交釋觀清住持，同時，改鹿湖仙院為佛寺。據云：

將道教改轉佛教，所有院內制度儀式，皆遵禪門軌範。（見大嶼山志鹿湖精舍條）

釋觀清辯材無礙，對人循循善誘，將普雲院闢作禪堂，大眾同修，度人甚多，皈依披剃者不計其數。以是因緣，鹿湖佛教亦得漸次發展。（註五）

註一 見大嶼山志鹿湖精舍條

純陽仙院建築面積不大，有正殿及普雲院兩大座，正殿左有客堂，右有祖堂，供奉祖先神位，普雲院為大眾清修之所，惟規制頗嚴謹。

註二 見大嶼山鹿湖該院門前左邊石碑勒文。

註三 見同碑文。

註四 大嶼山志鹿湖仙院條……久在鎮江金山寺與揚州高旻寺參禪多年。

註五（見大嶼山志普明禪院條。）然據昂平山之老比丘則謂昂平最先居住者為釋觀清。當時彼搭茅蓬而居，茅蓬小，僅足棲身。是則所謂「昂平先有靜室，以普明禪院為始創開山」者，乃指具規模之靜室而言耳。

(三) 釋紀修與寶蓮禪寺

甲 第一間男衆十方叢林

二十世紀開頭，寶蓮禪寺為香港著名之十方叢林，位於大嶼山昂平，介於鳳凰山與彌勒山之間，始創者為釋大悅、釋悅明、釋頓修。三人俱中年出家，志同道合，互結伴於（一九一一）從羅浮山來香港昂平。據大嶼山志謂其「氣勢雄偉，而山水淙淙，流泉處處，可供墾殖，堪為十方道場。」初時僅蓋小茅蓬，三人同住同修。日復漸有餘力，復得十方施主捐助，建大木屋一座，時人稱之曰「大茅蓬」。並接待各處來掛單之雲水僧，俾得有駐足之地。當時雖只略具禪門儀制，而已見規模，人多稱道。

一九二四年，在鎮江金山寺參學之釋紀修（註一），得定佛比丘尼介紹，（註二）來香港大嶼山。（註三）於鹿湖下紫竹林，遇釋心空、釋明新、釋悅明諸長老邀請，主持大茅蓬，建大木屋作禪堂，坐禪跑香，悉依鎮江金山寺軌範。隨即闢為十方叢林，改曰寶蓮禪室，大眾公推釋紀修為開山第一代祖師。

一九二五年該寺首次傳戒（註四），釋紀修任得戒本師，釋妙參任傳戒監寺。戒後，釋谷山開講為山警策，遠道來參聽者甚眾。

一九二七年，合併錦田觀音山凌雲寺於寶蓮禪寺舉行傳戒（註五），仍由釋紀修任得戒本師，釋妙參輔之。

一九二八年，釋紀修大興土木，鳩工庀材，建大雄寶殿，供奉釋迦佛及迦葉、阿難二尊者金像。方丈室、客堂、五觀齋堂陸續落成。規模日廣，成為香港九龍就近之朝山勝地。

一九三〇年秋，仍依傳統規範，舉行傳戒。戒期圓滿後，釋紀修以年高體弱，不耐勞瘁，提請告辭職位。經諸山長老議決，公推屯門青山清涼法苑如是住釋筏可繼任住持。（註六）

釋筏可自從主持寶蓮禪寺，大開講席，曾宣講妙法蓮華經一套，歷時三閱月。釋海仁講楞嚴經，釋顯慈講金剛經，釋茂峰講地藏經，此外由各比丘大德輪流擔任宣講阿彌陀經、普賢行願品、心經、普門品等，大轉法輪。

每年農曆元月打禪七一次；四月、七月、九月修建大悲法會各一次。匯集禪、律、經教、淨土於一門，為該寺特式。

一九二三年後，來山人士更多，法緣日廣，護法漸眾，釋筏可倡建韋馱殿、彌勒殿、大牌坊、法華塔、羅漢塔等，次第落成。又三年，更建禪堂、地藏殿、鑄地藏菩薩銅像並巨鐘一口，安樂堂、指月堂等。

自一九二六年後，凌雲寺，青山寺均不開壇設戒，而一九二八年間，靈隱寺由釋津微領導開戒（註七）。寶蓮寺亦每隔年開戒一次。則戒壇已由九龍轉至大嶼山，影響大嶼山山林佛教轉趨興隆，廣東各地如雷州半島、廣州灣等地佛徒多知有大嶼山寶蓮禪寺；而全島各處之靜室、精舍，紛紛興建，往昔冷寂島嶼，頓形熱鬧矣。據佛教正義，寺刹、精舍為奉佛、弘法、安僧之所；准此，則香港佛教應為漸趨興盛之象徵。

註一 釋紀修，原籍廣東四邑，光緒初年至廣東丹霞山出家，往羅浮山華首台受具足戒。民國三年，往鎮江金山江天寺掛搭，任夜巡打更職十一年。（見大嶼山寺釋紀修條）

註二 一九二四年，定佛比丘尼朝山至金山江天寺，晤釋紀修，時紀修有意回廣東，定佛比丘尼書薦之往大嶼山東涌地塘仔「竹林」主持楞嚴壇。

註三 定佛比丘尼於金山寺見釋紀修，敬仰其德行，復以其清貧，贈以船票往香港，並介紹到大嶼山東涌地塘仔主理華嚴壇。釋紀修於香港轉船赴大嶼山東涌時，竟錯過在東涌登岸，直達大澳，準備歇宿一宵，次日再赴東涌。當晚在鹿湖下紫竹林度夜時，遇大茅蓬大悅等比丘，比丘等以其敦厚持重，見聞廣博，誠法門龍象，力邀到昂平就任主持，開闢十方叢林。釋紀修以因緣時會，辭不獲已，毅然承諾。（見大嶼山志釋紀修條，同該志寶蓮禪寺條）

註四 見大嶼山志釋紀修條

註五 香港傳戒，最早肇始於凌雲寺，時為一九一九年，次為昂平大茅蓬，時為一九二五年，再次為青山寺，時為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據大嶼山寺云：「公議大嶼山、青山、觀音山每年輪流傳戒。」

註六 釋筏可自民國四年往金山寺學禪，一晤紀公於大徹堂。次民六年，北詣朝台，再晤於五頂。」（見香港大嶼山寶蓮禪寺同戒錄序，民國壬申秋期）是則釋紀修與釋筏可固早已認識者。關於釋筏可進入寶蓮禪寺為住持，見大嶼山志寶蓮寺條，及大嶼山志釋筏可條。

註七 見大嶼山志靈隱寺條。

（四）青山禪院重修與中興經過

甲 青雲觀

屯門除早期杯度禪師遺蹟，其餘佛寺建築，僧人留止，佛法弘傳及民間佛教信仰等，史籍均鮮記載。浸至清末，築於石巖後之小屋——杯度寺已傾圮，有道士就其遺址擴建，成為道場，名曰青雲觀。稍後，失修，亦荒頽廢置。

一九一八年，有商人陳春亭者，虔奉道教，棲心林寂，慕青山杯度之高風，遂移居青雲觀；重新修葺，供奉呂祖，以為純陽仙地，仍沿用青雲觀舊名。縑素雲集，一度為先天道信徒聚會道場，頗極一時之盛。（註一）

釋妙參與陳春亭相友善，時相過從，輒為陳氏演揚佛理，諷喻捨道入佛。陳氏慧根夙具，心開意解，以機緣成熟，即皈依三寶，奉持佛教。旋以世緣已了，薙髮為僧，復得釋茂峰指示，遠赴寧波觀宗寺，禮天台宗耆宿釋諦開座下為徒，出家為沙門，法名顯奇。

乙 釋顯奇改觀為寺

一九二六年，釋顯奇自滬回港，決意改觀為寺；承黎乙真居士，張純白居士等及十方善信捐助，募緣興建，改青雲觀名曰青山禪院，又名青山寺。凡規制、儀式，皆遵佛家軌範。即於是年開第一期戒壇，信徒雲集，皈依、受戒、薙髮剃度者眾多。善侶日增，法緣日廣，洵為屯門青山寺空前盛況。（註二）

丙 金姑太捨道入佛

同時其女眾主持金姑太，原本虔奉道教，然亦敬事三寶，唯稟性拘謹，守成意見甚深，不願出家為尼，每有勸者，輒婉詞推拒。妙參和尚以其宿植德本，乃潛心靜候機緣。適該寺舉行開光典禮，前夕請妙參和尚主持洒淨儀式，諸山長老與俱，隆重莊嚴，妙參和尚審視四周，點頭讚歎之餘，意有未足，金姑太以華堂廣殿，幢幡、燈燭、鐘鼓，瓶聯之屬，皆妙飾莊嚴，靡不周備，乃承詢尚欠何物，和尚求其布施，云：「唯居士身上所有。」金姑太問何所求，摩頂放踵，皆可施與。和尚謂願得居士頭髮以作佛事，金姑太聞言感悟，遂答允披剃為尼，（註三）領導女眾，一時皈依佛門及披剃者甚多，蔚為大盛。從此四眾齊備，法席弘開。

釋顯奇依師門教，（註四）有意弘揚天臺教義，光大正宗。於是，妙法蓮華經、小止觀等天台教義之典籍，講座頻

開。大闡宗風。惟默察時緣，以念佛法門最為契機，於是一門深入，提倡念佛，指歸淨土。見香港屯門青山寺同戒錄弁言：

今者戒期圓滿，略以二事，簡單付囑：一者依佛遺經，當尊重珍敬波羅提木叉，以戒為師。二者依佛說阿彌陀經，當一心執持彌陀佛號，求願往生，能於斯二者，實踐而躬行之，則戒定慧三學，皆已具足，將來開發自家寶藏，繼承承來家業，成就世出世間無量功德，舉於是而卜之。

丁 釋顯奇中興青山禪院

一九二九年復舉行第二期傳戒儀式。釋妙參已示寂，故戒師由釋顯奇、釋紀修、釋筏可、釋增秀、釋朝林等辦道。比丘僧戒子有釋果因等十二人，比丘尼戒子釋契元等廿六人，優婆夷戒子李性環等五人。（見歲次己巳九月香港屯門青山寺同戒錄弁言）

釋顯奇頗有魄力，雖然青山寺僻處郊外，交通不便，但亦佛經講座頻開，在香港負盛名之法師均曾被邀請蒞臨弘法。釋寶靜講梵網經心地品。釋筏可講楞嚴經，數年間，如釋海仁講大乘起信論，釋顯慈講金剛經、心經，（金剛經義疏，即於此地完成。）釋遠參講法華經等。聽眾甚多，頗起弘法作用。

釋顯奇於弘法利生工作既有建樹，於青山寺道場亦慘淡經營，大雄寶殿、地藏殿、青雲觀、海月亭、方丈室、觀音閣、山門、牌坊等，皆親手創建，次第完成。於一九三三年示寂。同年，釋筏可出任青山寺住持，遂兼任大嶼山、青山兩山之領導。後納公議，本山、觀音山、大嶼山每年輪流傳戒。時人合稱三山。

註一 見大嶼山志之釋妙參條

註二 見青山寺碑記，及大嶼山志釋妙參條

註三 見大嶼山志釋妙參條

註四 見大嶼山志釋妙參條

(五) 荃灣之著名佛寺

甲 釋茂峰興建東普陀寺

一九廿七年，香港老居士潘達微等聯同賴際熙太史，及張蓮覺居士等，禮請釋茂峰來港弘法。時釋茂峰剛在台灣基隆月眉寺協助創辦佛學社，及宣揚佛教。泊自來港後，大弘法化，曾在利園戲院台上演講心經二次，盛況空前。於荖灣老圍村購地建寺。

一九三二年佛寺落成，定名為東普陀。事緣曩昔，釋茂峰遊舟山群島之普陀山時，自千步沙以上，至普門示現牌坊，其風景與此地相若；又有感於觀音菩薩之靈應，因定名東普陀寺，以別於福建廈門之南普陀故。

東普陀寺於一九三三年全部落成，包括正中之圓通寶殿，奉觀音大士、其餘之客堂、祖堂、天王殿、韋馱殿、藏經閣、禪堂、圖書館等，均全部完竣。

釋茂峰自殿宇落成，每夕施放鐵口，已滿千堂，講經數十座，皈依者數千人，法會之盛，得未曾有，而荖灣雖處郊外，而距離市區，亦不甚遠；較之寶蓮寺之僻處離島，青山禪院遙踞屯門者，實為方便。（註一）

註一 見茂峰法師事略 釋了一

乙 釋融秋與竹林禪院

荖灣芙蓉山地處高崗，山巒競秀，風景明麗，約一九二〇年期間，山上已有若干小茅篷及靜室存在，唯獨闕大規模佛刹，信眾每多遠赴大嶼山昂平之寶蓮禪寺；或東涌地塘仔精舍參禮，或到青山禪寺等處結緣，昔時交通不便，長途跋涉，每多引以為苦，渴望附近有太佛寺興建。佛寺，是奉佛、弘法、安僧之寶所，宜夫興建者。

一九廿八年，釋融秋自國內抵港，與釋筏可、釋茂峰友善，（註一）時相往來。後在荖灣覓得芙蓉山勝地，並得弟子茂清、茂常協助，乃在此奠基，創建佛寺。時維一九三二年，大雄寶殿落成。定名竹林禪院，旋作第一次開戒之舉，特禮請博白縣周華寺住持勝林老和尚蒞臨傳授戒法。一九三七年，及一九三九年，兩度由釋融秋及釋茂芬主持。傳授戒法。披剃出家者甚多，由南洋遠道來港參加者，亦絡繹於途，為時人所稱道者。（註二）

註一 見大嶼山志釋筏可條，及茂峰法師事略

註二 見融秋老和尚創建香港荃灣芙蓉山竹林禪院碑記

丙 釋若舜之鹿野苑

一九二〇年初，釋若舜於南京棲霞寺，鳩工庇材、大興土木，重修棲霞寺之際，接弟子釋定佛邀請，來香港協助釋妙善舉行水陸佛七法會，弘揚佛法。（註一）時釋妙善自上海蒞港，主理法會，於香港北角名園舉行。港方人士以是次盛會實前所創見，交口稱譽，對釋若舜禮遇有加。據棲霞山志，若舜德公禪師傳略云：「如於名園、利園舉行水陸佛七法會，參加男女善信，不下十萬人，因之生信而皈依者，又數千眾。大法之盛，得未曾有。此香港知有佛法之始。」

其後，釋若舜每年均率領僧眾數十人，南來大作佛事，富室作水陸法務盛舉，多聘請蒞港主禮。（註二）法緣漸次廣大，深得佛教人士敬重。後得各方供養，機緣所至，於荃灣擇地，創建精舍，供養三寶，作奉佛、弘法、安僧用途，名曰鹿野苑。釋若舜往返京滬之餘，經常卓錫其間，作弘法道場，盛名遠播。（註三）其弟子釋明常亦飽學之士，內典詞章，並臻佳妙，於水陸法會主事、梵唱嘹亮、字正腔圓，冥陽普利。得虛雲禪師讚歎。（註四）曾為南京棲霞寺監院，來港後，於鹿野苑蕭規曹隨，頗能繼承其師意趣。

註一 見棲霞山志之「若舜德公禪師傳略」及香海佛法刊（一）

註二 棲霞山志之明常法師事略云：「二十四年乙亥，（一九三五），香港何東夫人張蓮覺居士啟建水陸道場於香港東蓮覺院，遴聘國內諸山大德，南來懺禮，……主其事者為棲霞若公。」

註三 棲霞山志之「若舜德公禪師傳略」云：「金山活佛妙善禪師，在香港每對人言：余非活佛、棲霞若舜大師、曩與余在金山同參，精窮奧業，乃真活佛也。汝儕安可捨金玉，而就瓦礫哉！」

註四 棲霞山志之「明常法師事略」云：師（釋明常）自京來，與虛公輪流共主內壇，……虛公為師言：「今師懺禮，法樂節奏、靡不合矩，而字正腔圓，音別尖團。」

同卷謂明常曾拜楊仁山居士門下：謂：「仁山大師，久鬱斯發，垂救沉淪，教學以經典為體，經世為用，鈞大乘之墜，立弘教之原，師受其涵濡、學大進。」

同卷：「師（釋明常）……亦將棲霞即景，原韻奉和繕呈虛（釋太虛）斧正。詩曰：「仄徑樞衣上，中峰訪碧霞，影留唐岩側，心繫禹碑斜；嶺坐千秋佛、樹開二月花。凌雲雖有意，祇恐路遙斜。」虛師見而異之，高吟

擊節凡數篇，遽曰：「孰謂我僧界無人才耶。」

丁 沙田及大埔地區之精舍

約一九一〇年間，沙田、大埔等沿火車路軌兩旁地區，以交通較為方便、佛教及道家人士多喜築室山中，作隱居修行地點，當時紅梅谷附近，一片平原曠野、雜花野草、溪澗縈迴，流繞於亂石群間，頗饒野趣。谷側小山坡上，建有鄉村屋宇數椽，正中供奉佛菩薩像，額曰慈航淨院。主其事者為釋宏願比丘尼師，女徒眾智林、智通、智海等皆潛心修學，敬事佛教三寶，於大嶼山東涌地堂仔華嚴閣之釋遠參，甚為契機。喜持妙法蓮華經，以為一乘妙諦。日後得富商胡文虎及其夫人贊助，改建大雄寶殿，大殿兩旁懸有對聯，曰：「三軌齊修、圓融萬德，二邊不住，善渡中流。」為岑學呂撰，甚有氣勢。

沙田排頭坑，位處於慈航淨院對面，地勢高曠，於十九世紀初期，已漸次有人口聚居，其中多為佛道界清修人士。建築小型靜室，星羅棋布於斜坡山地。歷史較悠久者有普明苑，為釋德頤比丘尼師主持，領眾修行。菩提園之釋寬純比丘尼師，勵志清修，奉持三寶。鄰近尚有精舍如：慧泉寺、道榮園、道合園、法成苑等。

山麓有規模較大建築，曰西林寺，主持為釋浣青，寺內有豐富佛典藏書，尤多法相宗書籍，每喜贈送結緣。此處有一特色，即為供應素菜膳食，故為各界人士旅遊新界之好去處，據云其出品之大餅，美味好吃，甚為膾炙人口。釋浣青尚於九龍城長安街經營素食館，圖書室及佛經流通處。（註一）

沙田沿火車路旁，於一九一五年，有普靈洞，本為先天道清修地，（註一）素重儒釋道，其開山祖師釋宏賢經常迎請佛門大德蒞臨，弘經說教，（註二）先後有虛雲老和尚、釋淨土、釋觀本、釋顯慈、釋慈祥、釋寬如、釋寬榮等。於一九四八年，釋宏賢受虛雲老和尚面諭，將普靈洞正式更名為般若精舍。（註三）考釋觀本於一九三一年剃度，（註四）是時既已在寶靈洞弘經說法，同時，虛雲老和尚於一九三〇年後來港，則寶靈洞在一九卅餘年時份應該已為佛教道場，不過仍保留道家名目，未正名佛教稱謂而已，此處經常聚眾熏修，饒有佛門風範，為當時女眾清修之地。

此時，大埔亦有佛教精舍興建，較著名者有釋慈祥之大光園，大埔馬窩山之蘭若園，及殷商黃筱偉於石鼓壘建築之半春園，本為別墅式園林，而另建有佛殿一所，供奉佛菩薩聖像，作半開放式道場，供具莊嚴，陳設華麗。簾帷幢幡，自金字天花屋頂高懸垂掛，其中有一對幢幡，作羅傘式裁縫，直徑約四尺，長約十餘尺，以彩式絲線刺繡全本金剛經，字體約銀元大小，玲瓏浮現，據云出自國內蘇杭巨匠手工，見者咸皆稱頌，譽為珍品。

註一 見本文第四章香港地區城市佛教之發展(一)之甲、西鄉園及其佛經流通處

註二 見釋性智之般若精舍簡史

註三 同前

註四 見：健廬作之「我與觀本法師的因緣」。(載無盡燈五卷二、三、四、五期)

(六)當時盛行之佛教修持與儀注

甲 坐禪風氣與念佛

佛教在此段時期，仍然在山野地方之佛寺或小茅蓬流行，但大多為勵志清修僧眾，奉行佛陀制度之居住阿練若（註一）方式，例如青山禪院、凌雲寺、大嶼山寶蓮寺及附近之靜室、大埔、荃灣山腰之小茅蓬等，每年都有法會舉辦，於佛菩薩誕期，舉行佛七、觀音七、誦金剛經、妙法蓮華經等，或者禮懺，而以大悲懺最多、淨土懺亦經常禮誦。其間規模大之佛寺如寶蓮禪寺、青山禪寺，則有禪七法會，請禪師主持，間或有遠赴國內高旻寺請來有經驗禪師，作坐禪跑香修行。期間常為公開式，各方聞訊而來之結緣者甚多，緇素雲集，梵唱禮誦，亦極一時之盛，禪門習慣，因為地處山林，僻居郊外，所以於早午晚時間，會有膳食供應，當然全部為素料，故此，一般社會人士，除虔誠之佛教信徒，前往寺院者，亦有參加上香及素食，時常傳聞「去食齋」之口頭禪，可見一斑。而某地之齋席美味，天廚妙供，膾炙人口，馳譽於時，可為旅遊者一項節目，影響所及，此種特殊情况，令社會人士對佛教自有一番印象。

禪門日常修持，早晚課誦之外，當為坐禪、念佛、讀經、禮懺、撞鐘，而研求佛典，是其中重要一環。

乙 流行之佛經傳播

當時較流行之佛經演講，是金剛經、六祖壇經、妙法蓮華經、普賢行願品、地藏經，父母恩重難報經，普門品、阿彌陀經等，最為普遍。上述各該經典，皆各有其豐富涵義；而佛弟子修持皈依，受戒不殺放生、慈心布施、廣結善緣之美德，已深入民間，為人所諳知。獨惜民間之祭祀鬼神，梵燒紙錢之習俗，及占卜問卦等，混淆其間，致有神佛不分的曲解，又缺乏公開佛學講座，遂令佛教未能普遍展開。直至一九二〇年間，釋太虛蒞臨香港，作公開性演講佛法，棲霞山釋

若舜到港主持水陸法會。佛教才漸次傳播，而影響各方人士傳揚或接受。

第四章 香港地區城市佛教之發展

(一) 國內著名佛教學舍

二十世紀開頭，中國大陸興起佛學教育，其中最具成績者，厥為南京楊仁山居士辦理之祇桓精舍及僧師範學堂，上海釋月霞手創之華嚴大學，（後遷杭州），寧波釋諦閑之觀宗學社等。稍後，歐陽竟無居士興辦之金陵刻經處，及支那內學院等。不論保留傳統形式之經典講述；如釋月霞等講華嚴經等，或用哲學方法之教理研究，如釋太虛，歐陽竟無之專題演說，都能予知識界重大影響，耳目一新。佛家向有參學遊方之舉，香港僧眾多有回國朝山者。

(二) 僧眾之遊學參方風氣

香港僧眾於清末民初時期，不論廣東籍貫，本地土生或外省人士，其學理修持，多與國內著名叢林古剎或學養有素之僧人有關。梵剎如南京寶華山隆昌寺之戒場，揚州高旻寺之禪堂，鎮江金山之江天寺，寧波之觀宗寺等；皆名著於時，僧伽如釋月霞之華嚴講座，釋諦閑之天臺教義，釋寶靜之念佛三昧，釋太虛之佛學講座，皆聲譽其顯著者。香港僧眾，秉承佛教傳統之參學風氣，例必遠遊，而上述等高旻寺之禪堂，均為學僧之理想參訪對象。當時香港最負時譽之佛教僧侶，如：釋妙參、釋紀修、釋慈謙、釋遠參、釋筏可、釋海仁、釋融秋、釋月溪、釋海山、釋顯奇、釋增秀、釋定佛等僧伽，慕國內佛門學風，皆不避艱辛，長途跋涉，朝山參道。（註一）

註一 見大嶼山志之禪德條，及諸山碑記

(三) 香港島佛教之經懺、薦亡及祭祀

當時香港市面流行者，只屬愚夫愚婦之信仰，神權迷信，偶像崇拜，而於真正佛教意義竟毫無認識。是時基督教、天

主教尚未普遍流傳，受人信奉。佛教自漢明帝十年傳入中國，有千餘年歷史。祖先、神道及佛教三者，在祭祀儀式上往往有相肖之處，時人亦不甚察，故對佛教並無排斥，於是祖先、諸神、佛、菩薩一視同仁。然佛教既未予人深刻認識，故亦無進步發展。

是時，港島中環士丹頓街頗有佛堂設立，專辦承接經懺功德，內有專業人士特別應接施主，凡有興福超度等事，俗人例必由此延請，此等職業教徒，名應赴生。查「趕」經懺功德，本為佛制不許。後世開權方便，從此濫觴，流弊轉多矣。

(四) 港島佛教之一般情況

當此時期，香港佛教仍偏重於山林發展，寺宇僧人均僻處郊外，如錦田觀音山之凌雲寺、青山藍地之樺香園、荃灣之東普陀、沙田之西林寺、大嶼山鹿湖精舍及昂平大茅蓬等是。但仍秉持佛教傳統之保守思想，規制嚴謹，雖有開明之士亦不敢妄逾軌則。香港為遠東一大都市，自然人口極為集中於城市。故當時只在山林發展之佛教，對香港社會實在無大影響。

當此之時，道教在香港亦正在發展，筲箕灣教民邨山頂有極樂洞，為先天道道場，其餘之寶霞洞、盧法源堂、桃源仙觀、蓬瀛仙觀等信士，均有供像、燒香、燃燈、齋醮、符籙等及持素習慣。社會人士稱為「帶髮修行」，實際上，道家信眾敬事佛者甚夥，甚至佛道同修者，亦不乏其人，然於正統佛教，則相去遠矣。

一九二〇年後，釋太虛以新演講方式介紹佛教義理於前；釋妙善以古典莊嚴儀軌領導念佛於後，二者同開城市佛教風氣之先河，予社會人士耳目一新之印象。釋太虛弟子編輯「海潮音」等佛學雜誌，按期流通香港，內容充實，報導佛教界動態，思想及佛教學術、哲學、及文藝等，此等新思潮頗引起佛教界人士之共鳴，影響以後興辦各項佛教事業蓬勃，如組織佛學社，請法師講經，開辦義學、刊印雜誌、印刷佛經及出版佛教文物等。

其時香港於佛教事業推行最力之人士有：居士中以張蓮覺、王學仁、岑學呂、高浩文、黎乙真、李公達、顏世亮、曾璧山、陳靜濤等居士，僧伽以釋寶靜、釋靄亭、釋葦庵、釋海仁、釋筏可、釋茂峰等最具熱忱。皆魄力沉雄，蜚聲於時。

同時，山林亦頗建佛寺精舍，寺宇如大嶼山之寶蓮禪寺、東涌之華嚴閣、荃灣之鹿野苑、南普陀、竹林禪院、青山之青山禪院、彌陀閣、長明精舍、清涼法院、佛緣精舍、沙田之西林寺、後期之弘法精舍等，皆能獨豎法幢，闡宏佛教。於是僧伽、居士，四眾同人各有所創，共轉法輪，從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七年。香港佛教可稱踏入進步發展時期。

(五)釋太虛與第一次佛學講座

香港自民國以來，一切佛教法會，均在山林區寺宇舉行，城市佛教尚未有發展，是時曾在外省參學之比丘等多已來港定居。（註一）除於佛寺講述佛經，亦有應紳商之請（註二）作家庭小型弘法講座者，內容多為心經、普門品、阿彌陀經等簡短經文之屬。社會人士大都不明瞭佛教為何物，亦不詳其教義；更甚者，混合佛道二教思想，誤解二者為同一宗教、神佛不分、糊塗已極。惟因香港地區接壤大陸，善信得以經常赴廣州聆聽佛教經論演講（註三）。

浸至一九二〇年，釋太虛應廣州人士李觀初等邀約，到廣州東堤俱樂部演講佛法。釋太虛共講二十餘日：「依佛學導言為大綱，分析為針對時代思潮的講論、……講錄成後，即當年出版的佛乘宗要論是。」（註四）其後到香港演講，據釋太虛在太虛自傳中言：

待到七月初……由覺一等送我與開悟同赴香港，香港陸蓬山居士等發起在名園講演三日，開啟了香港未有的講佛學風氣。

是則當釋太虛在廣州講學，因就近緣故，應邀來港一行。名園為民初時位於七姊妹（現時之北角）之遊樂場，規模類似時下之園林酒家，面積闊大，有禮堂供女伶歌唱，當時或即就該堂為演講室。時香港電車已通至筲箕灣，交通方便。據曾參加該次講座之故老相告：謂：「港方社會人士以該講座前所未有，報章大事宣揚，均樂予參聽，而佛弟子更感殊榮，大都踴躍赴會，散會時，電車過份擠逼，聽眾步行回去云。」由是可見此空前熱烈之盛會為何如。

太虛法師之第一次佛學演講會，講題為「佛學大綱」。從此佛學在香港奠定良好之基礎；頗能影響七八年後佛教之蓬勃情形。以後佛教逐漸引起社會人士注意。而於二年後之首次大規模公開念佛法會舉行時，更形熱鬧。

註一 釋門比丘來港定居者，早期有釋遠參，民國元年來港定居大嶼山東涌地塘仔華嚴閣。（大嶼山志釋遠參條）

（竹林條）。釋妙參於民國元年來港，先設延祥分院於中環士丹頓街，後重興凌雲寺。（妙參和尚傳）。釋筏可於民國七年來港定居青山如是住。（見釋筏可自述「七十前塵今一念。」）釋觀清於民國元年到大嶼山鹿湖精舍住持。（大嶼山志：鹿湖精舍條）其餘尚有釋茂峰、釋顯慈、釋海仁等皆早期來港定居者。

註二 港中周東生，李長卿（專事供養寶乘法師），張蓮覺、黎乙真等均曾禮請法師回家開示說法。

註三 廣州為華東大都會，人物薈萃，歷來佛教文化甚盛。經常有經座舉行，華北名僧如釋寶靜等俱來弘法。

註四 （見太虛自傳）

(六)釋定佛比丘尼與第一次公開念佛法會

香港早期之佛教叢林，多喜學習禪宗修行方法，坐禪跑香，或參禪：如凌雲寺關禪堂，鹿湖精舍改女眾修持之普雲洞為禪堂，大茅蓬（寶蓮禪寺）特修築大木屋作禪堂。青山寺本名青山禪院等，都依持禪法為日常功課，稍後。釋門長老默察：末世五濁混雜，念佛法門較為對機，於是提倡淨土修持。青山禪寺於民國十年刊印「念佛往生回向願文」。即為響應斯舉而作。念佛為易行道，居家士女亦可執持彌陀名號，並修學福德因緣，藉種善根資糧，漸次社會人士知有阿彌陀佛。

一九二二年，中山人氏釋定佛比丘尼（註一），十八歲出家，曾朝禮國內名山古剎，於日本留學，學佛法多年，回港後，發起結集梵壇，舉辦公開念佛法會，為隆重其事，特返上海延請釋妙善來港主持，並棲霞山釋若舜等參加協助。（註二）士紳周東生、岑學呂、潘達微、譚禮廷、李素法、譚延闓、何亦梅、張蓮覺、黎乙真等供養一切開銷。假座港島七姊妹名園舉行。（註三）早上九時起香，上午、下午、黃昏三堂，並由釋妙善開示，李公達翻譯。參加人數七日來共計逾萬。齋筵開流水席。參加者絡繹不絕，盛況空前。此為香港公開大規模念佛法會之首創。經此會後，香港人士對佛教儀制又多一重體驗。（註四）

註一 大嶼山志

註二 棲霞山志七十三頁

註三 香海佛法刊（一）

註四 循環日報新聞版

(七)具代表性社團之誕生

約當一九二六年前後，國內佛教人士陸續到華南弘法、廣州、佛山、汕頭是理想站，香港因毗鄰廣州關係，南赴僧伽多順道一遊，然後趁洋船北返上海等地。釋寶靜、釋慈航、釋虛雲、釋太虛、釋若舜等，均曾先後到港弘法，或住持，或建道場，對香港佛教風氣饒有影響，本港法師亦經常發起各種法會，囿於道場所限，只在山林寺院或私人住宅舉行；兩者均不便於市民，佛教界有志於研究佛學或弘法者，咸認為應組織佛教社團，以助護法，於是城市佛教會場相繼成立。其稍具規模者有如下諸處：西鄉園、香港佛學會、東蓮覺苑、利園佛學社、菩提場、諾那精舍、真言宗居士林、香海蓮社等，

都以宣揚經教為主要目標。

甲 西鄉園及其佛經流通處

釋浣青於一九二二年前已於九龍城長安街開設西鄉園，該處為一所三層樓兩間屋之屋宇，樓下為素食館，二樓右為念佛堂，左為閱經室，三樓為佛經流通處，並附設佛學研究所。經常延請法師講經說法，亦出版各種佛學書籍，有「禪宗法語」(註一)「三寶」(註二)等大多集資刊印，贈送結緣。(註三)

西鄉園除講經法會外，佛經流通處之業務頗暢銷，流通之經類極富，據「三寶」內載：

華嚴經典類	有六十九種
方等經典類	二百二十九種
法相經典類	七十六種
淨土經典類	一百三十五種
密教經典類	一百五十一種
般若經典類	五十五種
法華經典類	三十八種
涅槃經典類	十八種
阿含經典類	六十三種
戒律經典類	七十種
大乘論類	七十種
融通類(註四)	九種
梵式摺本類	四十五種
太虛法師的著作	二十四種
北京刻經處經版	三十一種
華林寺經懺版	四十八種
海幢寺經懺版	五十六種

書篇禮誦等	十三種
書篇經疏	四十五種
禪門參究類	六種
大小乘律及註疏類	六種
小乘論類	二十二種
西土撰述類	二十九種
天台教觀類	二十四種
禪宗撰集類	四十七種
懺儀類	二十二種
彙纂類	四十六種
傳記類	二十七種
雜集類	七十種
護教類	二十種
導俗類	十七種
鼎湖山梵編經懺	二十九種
圖像類	九十九種

此等經典圖像，均開列港幣價目，備人請購。外埠人士擬購，買者亦得代理，郵費照書價加一成。從上述開載之多量書目，汗牛充棟，可想當年佛學已為香港廣大市民所注意。

西鄉園之藏經室，藏書數量亦多，供人參閱。附錄該園之閱經室規章，以見當時閱讀規例一斑。

因該園地方寬敞，樓下素菜館又可供飲食，其中有大黃餅（即杏仁餅），香脆鬆甜，遠近馳名。談經論法之餘，兼可休憩，故各界人士樂予聚會於此，一度成為佛教界集萃之所，對香港佛教貢獻頗大。

本園閱經室規章

（一）本室所藏大藏經及散本經典，均已編有目錄，分部度藏，到閱者先就目錄中指示號數，請知藏師取出閱覽，閱畢即

交回知藏師，請勿自行檢放，以致凌亂；

(二) 閱經者如欲鈔取經文，以供研誦，祇可在室鈔錄，不得將書携出，及將原本塗污圈點折角打捲，倘故毀損書本者，須負償之責；

(三) 經典所在之處，均宜恭敬，凡到閱者必須將經恭置案上開閱，幸勿袒衣欹坐及將經本打捲一切瀆行為；

(四) 閱經者祇可研究，幸勿高聲誦讀，致礙他人用功，凡閱一經未及終篇者，不得預求餘經以自亂志煩人手續；

(五) 室內除問難及討論教理外，其他家庭瑣屑別教長短個人私德有干禁例等語幸勿涉及；

(六) 室內請勿吸煙及隨地涕唾；

(七) 來閱經者或帶有貴重珍品請自行料理，若有遺失與本園無涉；

(八) 閱經時間除星期六及星期日由上午八點起至十二點止餘日由上午十二點起至下午八點止；

(九) 閱經人有左列情事者知藏師得以拒絕之

(甲) 不能自書姓名者

(戊) 酒醉失常度者

(乙) 携帶兇器及一切犯國禁者

(己) 裸身赤足衣履不具者

(丙) 携帶污穢及笨重物品者

(庚) 神經病及一切惡疾者

(丁) 携帶小兒及鳥犬牲口者

常住白

註一 禪宗法語出版於民國丙寅四月。(民國十五年)

註二 三寶出版於民國戊辰年(民國十七年)七月

註三 結緣之書籍於尾頁刊印：「敬送」或「此書贈送，不取分文」等字樣。

註四 融通類為道儒二家書籍

乙 香港佛學會

一九三〇年前後，內地法師卓錫南方者日眾，因緣時會，香港善信就近請來港供養講經。時陳靜濤、王學仁、高浩文、釋寶乘等發起主辦「講經會」。小組(註一)最初請釋慈航講彌陀經、因明論。(註二)

該會原旨在研究佛學，集思廣益，不準備作其他佛化事業，唯仍有印贈佛學小冊子及佛經等。規模甚小，該會址在港

島中環堅道六十二號，全名為「香港佛教講經會。」簡稱為「講經會。」

一九三一年七月，劉德譜、高浩文、陳靜濤等人，受國內佛教先進釋太虛新思潮之影響，頗思仿效；唯推動佛教事業，非團體之力不為功，乃於堅道六十二號原址內，成立「香港佛學會。」

香港佛學會董事會組織人數頗為眾多；計有：名譽會長周爵紳壽臣等五人，名譽會董梁仁甫等廿八人，名譽會長釋虛雲等十人，名譽會董釋智修等十一人。（以上二種全部為僧伽），會董關玉亭等十二人，永遠會董劉德譜等五十四人。（註三）

該會會董大都為當時社會知名之士，如：周壽臣、周葉悟壽（周俊年太夫人）、陳廉伯、李亦梅、簡東浦、周東生、劉德譜等，聲勢相當浩大。成立伊始，即建樹良多，於佛化事業，推動至為理想。擇其著者如下：

一、宣揚佛法：據香海佛化刊及人海燈雜誌報導，其重要之佛經講座有：

釋顯慈講：大方廣圓覺經全部

釋覺一講：般若波羅密多心經

釋永機講：金剛經

釋寶靜講：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釋筏可講：大乘起信論

釋顯慈講：大佛頂首楞嚴經全部，方廣獅子吼經

釋芝峰講：大方等如來藏經，及八識規矩頌。

釋茂峰講：維摩詰所說經

釋太虛講：彌勒上生經，（釋葦庵傳譯）

釋遠參講：妙法蓮華經全套

其餘尚有開示及佛學演講等，以此知該會長期講經不輟，楞嚴經、法華經、大乘起信論等均為大部經典，需時甚久始可講竣，有歷時三閱月者。顯慈法師講楞嚴經凡三閱月。（註四）

二、佛學研究班

該會會董要求，舉辦佛學研究班，推李公達為主任，每星期六晚七時至九時為研究時間，臨時請法師或居士主持，亦有專為討論某佛經講座而設的（註五），若然者，則敦請主講該經之法師蒞臨解答，參加者就當時之晦澀經義，質疑問難；答者即席回覆，痛快淋漓，（註六）聽眾於佛理，得以除疑起信，於當時研究風氣頗有良好影響。

三、開辦義學

周葉悟壽發起開辦義學，劉馮昌頌、周佛慧贊助，於一九三二年春設立義學，收容貧苦兒童，課程與普通教育相等，惟增加佛學一科。第一期學生五十人。（註七）

四、贈送佛教書籍

經典所含義理，適足以感化人心，為闡揚佛化，令人生信起見，佛教善信例有贈經結緣之舉。該會贈經事宜有由會費撥款購贈者，有由同人捐資刊印而贈閱者，有由熱心人士送出轉贈者，據云：

皆一登報佈告，索取者即紛至沓來。各書統計，業已贈送者八千餘本。具見人心向善，佛教有中興之望。（見香海佛化刊第二期）

五、放生

佛教主張慈悲，於異生一視同仁。佛徒向有放生之舉。香港放生之風氣頗為時尚，每多於佛菩薩誕日上供功德完畢後施行。該會經常集資而為（註八）

六、賑災

本佛教慈悲濟世心懷，該會於水災，旱災或國內刀兵賊劫等禍難，亦切怛施仁，匪勉從事，盡布施功德。

七、赴獄說法

由會董李公達等親赴監獄為犯人說法，開啟愚蒙。

八、出版刊物

推定梁昨非主編雜誌，定名「香海佛化刊」，內容以流通佛法，旁及會務事宜為主。

九、舉辦大規模念誦法會

於一九三六年七月發起祈禱和平大會，共四十九日，由釋觀本及大德輪流開示。（註九）並依淨土宗趣，實行執持彌陀名號，一心稱念，常行不斷。

十、顯密融通

時密教頗流行，東密真言宗黎乙真阿闍黎已在港成立真言宗居士林；藏密則諾那呼圖，榮增堪布來港開壇灌頂結緣。密教主即身成佛，注意事相修持，為契機者所喜。香港佛學會為適應當機者，延請榮增堪布蒞臨灌頂，及祝福加持。時為

一九三七年二月，據當日華字日報刊云：「該儀式為西藏密宗傳統，香港甚罕見，佛教徒參加踴躍。」

十一、贈醫施藥

該會設有贈醫施藥所，在港島大道東二五五號，主診醫生為蔣法賢，護士為蔣慕賢，李德靈。計由六月至九月三月內診治人數四百七十六人。

在同期中，香港佛教團體中以香港佛教會推行佛化工作為最優勝，以後尚策劃「香港佛學青年會。」

一九三六年三月，該會以地方狹小，不敷應用（註十），欲謀大規模發展，乃租用利園山（註十一）為會址。（註十一）該處地方寬敞，室外有餘地甚廣，環境優美，足供參加法會者休憩之用，為理想之道場。

註一 寶乘法師年譜云：「十九年與香港諸大居士等設講經會於堅道六十二號。」

註二 同前文。

註三 香港佛學會之董事：全部董事合計一百二十一人，其中並無王學仁，此會本為「講經會」之擴大，理應講經會全部原有董事繼任新會董事，直至一九三三年九月香港佛化刊第五期始有「王學仁」名字出現，列入創辦會董，歷時二載，始加入新會，其過程如何，未有資料可為考據，詢之前輩，亦語焉不詳。

註四 據香港佛化刊載，釋顯慈講之楞嚴經，歷時三閱月。

註五 佛學研究班若專為研討某法師該星期所講義理，例必請該法師到場主理。舊時講經法會，法師高踞法座，有若法王作獅子吼，聽眾肅穆聆聽，不能詢問打岔，直至法會完畢。

註六 參讀香港佛化刊第四期「本會研經紀」周百容作。

註七 見香港佛化刊第二期。

註八 據香港佛化刊第二期之「觀音誕放生進支數列」：該次共得樂勵金壹佰玖拾叁元叁捌仙。當時物價低廉，可購買多種牲口及禽鳥、海產放生。

註九 見人海叢雜誌三卷七期。

註十 參讀「本會恭請顯慈法師宣講大佛頂首楞嚴經紀略」（載香港佛化刊第四期會務欄）云：

去臘法師（釋顯慈）在粵弘法，皈依弟子百餘，紛紛馳問，跟踪聽講，原有會址狹小，必不敷用，特另設講壇於堅道活倫台二號。……

註十一 利園，位於港島銅鑼灣渣甸山一小山上，（即今日銅鑼灣電車路三越公司附近）。該山原為富商利希慎產業，

面積約三萬餘尺。利氏於山上建平房一座，以作別墅，樹影婆娑，花香鳥語，為鬧市中別具情趣之幽靜園林，利夫人篤信佛法，經常與友人相聚於此，請僧伽開示。一九二〇年，利希慎遭仇家暗殺，死於非命；利夫人橫

遭變故，哀痛逾恒。張蓮覺曉以佛理，勸利夫人建水陸超薦，以資冥福。利夫人乃於利園建法會，請棲霞山釋若舜（時已來港）主持，並接受各界人士附薦。聞風集會者，不可勝數，肩摩踵接，絡繹不絕。法會完隆後，又借出利園與大眾辦念佛七一星期。

註十二 香港佛學會何時自堅道六十二號遷入利園，則言人人殊，惟據釋心光於癸酉（一九三三年）舊歷十一月廿六日致徒信，內有談及香港佛學會事宜……香港佛學會諸人……聞已將利園租定為宏法辦事所。

香港佛教會董事高浩文於一九卅四年七月四日致法航大師信，則已用「渣甸山利園內」之地址，為香港佛學會用箋。則由此推知，香港佛學會遷入利園之時期應為一九三四年春間事。

丙 何張蓮覺及東蓮覺苑

張蓮覺，閩號靜容，廣東寶安縣人，歷代信佛，「髫齡時，即知敬禮三寶。」（註一）及長，嬪於港富紳何東。誕子女八人。愛旅遊，早歲足跡遍國外，中年遍遊國內，得朝禮名山古剎，著「名山遊記」。

據居士自撰「筆記」云：迭遭危難，（註二）幸篤信金剛，地藏及佛號護持，歷險如夷。自是「益篤信三寶，百折不回矣。」（註三）

平素喜供養僧伽。皈依釋若舜為師，（註四）及啟建道場。（註五）富而無驕（註六）樂善好施。（註七）關懷國是，（註八）熱心公益（註九），其後默察「欲求佛法之振興，非廣辦教育，造就人材，相與宏揚不為功。」因發願辦學。

一九三〇年，先於香港波斯富街賃得樓宇，設立寶覺第一義學，又設寶覺第二義學於澳門功德林，延聘張壽坡居士為教席。越二年，張居士以出家因緣，第二義學乏人主理而停辦。

一九三二年商得青山海雲蘭若為校舍，恭請釋靄亭出任主理，名曰青山寶覺佛學研究社。學員二十人，儒佛兼重，旁及禪門儀範。成績亦可。

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五日，跑馬地山光道新廈落成，名曰東蓮覺苑（註十）。為一座富東方藝術形式之建築物。開辦義學及佛學班，並佛經流通處。（註十一）

何張蓮覺辦學宗旨乃培育女子弘法人材。以有成就者多屬男性，女子寂寂無聞，而一切平等，香港未有具規模之佛苑，遠道參學，非女子所宜，故汲汲於創辦東蓮覺苑。（註十二）

東蓮覺苑之計劃及行政制度頗為健全：定為十方尼眾叢林，作十方女眾研究佛學場所，屬永久常住。（註十三）設苑長一人，資格必須三十歲以上之比丘尼充任。十一人為董事。（註十四）學員全部免費，並供膳宿。

教職員亦為適當人選，何張蓮覺任社長一職，釋靄亭任教務主任兼教授，其他教職員履歷亦能獨當一面，林楞真校長曾留學日本橫濱大同學校。課程與普通學校無異，惟以佛學為主修科而已。

佛學班學員不只本港女子，因寄宿故，有來自廣東各地如潮州，甚至外省如江蘇州者。據「東蓮覺苑一年大事記」：記錄第一屆同學全部比丘尼，有照真等二十六人。

東苑辦學後，頗見成績，影響佛教圈內相繼辦佛學班。

此外東蓮覺苑尚有其他任務。約有幾種：一、為過港僧眾之臨時下榻處。二、講經法會，三、功德法會，四、佛經流通處，五、人海燈雜誌辦事處，六、文化演講處。

張蓮覺居士志願堅，抱負大，令人敬仰者有如下數點：

一、居士篤信三寶，能屏除社會積習已深之迷信觀念，識見卓絕，提倡僧教育及辦學創舉，以培養佛教人材為當前急務。此高瞻遠矚之眼光，為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華南難得稀有女子之表表者。

二、居士在男權社會之三十年代創辦女學，冀望達成男女平等。此又獨具慧眼者。

三、熱心愛國：蘆溝橋事變、中日戰爭、蓮覺居士被推舉為香港婦女慰勞會副主席、每晨蒞會參加工作、製捲棉花紗布、隨隊徵募，以身作則。（註十五）

四、知人善任：從不獨攬權柄，抑而從善如流，納諫忠言，故東苑苑務蒸蒸日上，有所成就。

五、留心創辦文化事業，獨力支持人海燈雜誌出版，該刊內容雖稍嫌貧弱，而思想新穎，與時代氣息相通，頗多劃時代作品；雖受頑固派指責或譏諷，居士夷然不以為意。

六、雖有新思想，新作風，而不越軌。「她最痛恨的是……維新派的不重威儀行持。」（見栖霞文集）

此六點就其時代難能可貴者，至於樂善好施，富而無驕，熱心供養三寶，廣結法緣之美德，則尤其餘事矣。

蓮覺居士享年六十三載，距東蓮覺苑開辦僅六年，時人惜之。

註一 見「何爵士夫人張蓮覺著名山遊記」附印「筆記」頁八七，首行。

註二 見「筆記」（頁九二第一行）云：「夫子以勤勞過度，體弱多病，艱於飲食步履者，凡數年，容貌清癯，幾乏人狀，權其體量祇六十餘磅，群醫束手。……惟有篤奉金剛、地藏等經典，誠心唸誦，默求我佛加被，……早

得霍然。……漸次痊瘳。……民國七年，……余於三月初二日，忽患喉症，勢殊危險，纏綿數月，痛苦備嘗。……民國八年，長女以產後抱病，至失常態。……」

註三 見「筆記」

註四 見前文頁九七：「民十一年，金山寺長老妙善來港，……遂延駐蓬廬。……」

又釋靄亭於「悼蓮覺居士」文中云：「民十一年……妙善長老打佛七，我是最後應召而來幫忙的，我們一班人，就住在家裡，一直到次年二月才回江蘇的。」

又「筆記」頁九八：翌歲（民十二）元月初七……時留港緇流十餘眾，均寓吾家度歲。」

註五 居士啟建道場：據同文頁九九：民國十二年……計在普陀，兩建道場，朝棲霞山，亦舉建水陸打七等事，至竹林寺，復有打七之舉。……民十四年，……延接棲霞僧侶，在堅道組立法會，連建水陸七堂，悉躬任其事。」

又延請釋遠參於其住家西摩道紅行講二經、一、妙法蓮華經，二、大佛頂首楞嚴經。凡三閱月。

註六 釋靄亭於其「我所認識的蓮覺居士」一文中（見栖霞文集）云：「民十二這年，她到棲霞山做水陸，我從竹林寺領了些僧眾去參加，其中有一個流起鼻血，流個不止，……她一聽到這消息，就帶了些藥材，急忙地跑來，

扶住那病僧，拏自己雪白的手巾，替他抹血，用棉花蘸些什麼油，登時把止住了。」

註七 又同文云：「她每出門汽車一停，就有一群貧苦大眾向他乞錢，從未發生過半點討厭心情，求無不與，不是五分，就是一毫，乃至賣報紙的老婦幼童，也是成群的圍繞著她的汽車兜售，她總是歡天喜地的買上幾分，並和他們談些日常生活，久久也就熟悉了。有請她拏牌照做小本營生的，有請她介紹兒女讀書的，力量所及，無不樂意為之。」

註八 又同文謂她：中日戰事發生，蓮覺居士和吳鐵城夫人組織新運會、居士朝夕奔走募捐。又督導學生，趕製軍衣。歷時兩月餘。經常於慰勞會、新運會出錢出力。

註九 居士熱心公益，凡有社會勸募，例必捐助，而又離相布施，不求名聞。荃灣醫院，嶺南大學實驗室，香港兒童工藝院等，均多方資助。（見同文）

註十 東蓮覺苑落成，據蓮覺居士「筆記」云：「幸民國二十年十二月二日，為吾夫子金婚紀念，以余興事教育，慷慨資以十萬金，俾暢行其志願。」於是在跑馬地山光道投得公地一塊，時值一萬七千餘元。面積一萬二千餘方尺。

註十一 東蓮覺苑佛經流通處：居士以香港少有佛經流通，乃自上海南京等地請購四五百種經論，置於東苑韋馱殿兩

旁玻璃櫥，以備請購。

註十二 居士汲汲創辦東苑：據「筆記言」：「吾港為華洋雜居，……迄無根本宏法機關，吾服膺佛理，深信今後浩劫，捨此莫能挽救，吾是以亟亟焉謀一永久根本機關，宏揚佛化，普事教育，而每飯不忘者也。」

註十三 （見東蓮覺苑最近事業報告：林楞真）

註十四 同上文

註十五 見何爵紳夫人張蓮覺居士八秩明壽紀念 熊茂昭

丁、黎乙真與真言宗居士林

1. 權田雷斧大僧正來華

密宗自善無畏，金剛智及不空，自印度傳密法來中國唐朝，頗曾絢爛一時。惠果大師後代漸式微；唯惠果大師之高弟弘法大師傳密法於日本，極得朝野人士信奉，風靡一時，遞嬗相傳，至第四十八代之傳燈金剛大阿闍黎權田雷斧僧正，系出新豐派，為根來山新義真言宗興教大師之嫡脈。曾發願曰：「如中華人懇志東來求法，吾將反哺之」。乃於一九二四年來華，至潮州傳法。

2. 權田雷斧來香港傳法

香港素無東密，有黎乙真居士，夙慕佛法，修持嚴謹，一九二〇年，年五十，讀大藏經至秘密部，嘆曰：「此殊勝妙法也。何吾國福薄如斯，而不克傳其法脈耶？吾許願誓弘斯宗，使人人皆能即身成佛。」（註一）嚮慕權田雷斧僧正其人，求得其像供養於家中靜室，昕夕懇禱，虔求大法再來，數年無間。一九二四年聞僧正來華，在潮州傳法與王弘願居士，歡喜踴躍，斥千金，與張蓮覺、林楞真、張圓明等居士迎僧正來港，在黎乙真家設金剛壇灌頂。僧正昂勉之，期以在華重振宗風。

3. 黎乙真東渡日本接法

權田雷斧僧正既回日本，黎乙真居士時與通音信，執疑問難，得大僧正指導，並如法精進修持。

一九二五年，權田僧正召黎乙真居士東渡日本，開壇傳授兩部灌頂大法。

黎乙真居士先期自修加行法一百壇，並持念慈教真言十萬遍。然後於該年到日本神戶，登高野山，住於大傳法院，權田僧正禮遇有加。黎乙真在傳法院隨權田僧正入密壇修法，經二十一日，再修法三次，經九度許可，再受灌頂，而晉職傳法，得大阿闍黎位。權田僧正賜以扁額曰：（全部中文）

傳法灌頂大阿闍黎受職之事

厥兩部灌頂事業者薩埵受職之儀

式遮那果德之勝田也現成正覺之

要道頓證菩提之法門唯在此教者

乎，於茲黎乙真阿闍黎窮形于市

淵衣，開胎金曼荼，是則頓超三

祇，速滿行願者也。

大正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傳燈大阿闍黎大僧正雷斧

既而僧正解所披福田衣，親授黎乙真大阿闍黎，囑曰：「仁者攜此返華，密揚密教，圓滿我願。」

灌頂既畢，即隨權田僧正兩大弟子登奧之院，拜謁高祖弘法大師。一時奧之院各大阿闍黎結集歡會。下山後，處東京護國寺，各大阿闍黎又設會迎迓，禮儀備極隆重。

該年冬季，歸港。

4. 東密在港流布及居士林成立

一九二六年春香港富商簡玉堦先生送出樓宇一層，位於跑鵝區禮頓道，設壇及研習密法，隨即舉行第一屆胎藏界灌頂大會六次，及金剛界三次灌頂大會，人數共三百餘人。二月，又得胡禧堂，蔡功譜二人布金捨地，多方資助，選得在銅鑼

灣大坑光明台，購地建築精舍，建立男居士林。由黎乙真大阿闍黎主持。

一九二八年正式遷入上址。（註二）

戊、張圓明與真言宗女居士林

一九三〇年，女眾修持密法者漸多，由本師張圓明居士主持，成立女居士林，由權田僧正認可，開胎藏灌頂，廣聚善信女眾，鑽研密教，有林友五十人。後得權田僧正特賜，張圓明居士晉職為阿闍黎。為香港女阿闍黎之第一人。

黎乙真阿闍黎及張圓明阿闍黎在俗居時原為夫婦，灌頂後化家庭為道場，一切財物，資產，盡歸道場所有。男女居士林法制，儀軌、行政相同，而資產獨立。（註三）

1. 開壇傳法

真言宗自成立男、女居士林後，法務興隆，影響所及，求皈依灌頂者日眾，乃於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六年舉行開壇灌頂，舉行胎藏界六次灌頂，金剛界三次灌頂大會，歷屆共三百餘人，多次傳法。計有：不動法、釋迦法、藥師法、準提菩薩法、大隨求菩薩法、水月觀音法、地藏菩薩法、光明法等。廣州、澳門及國內善信，聞風而集入壇灌頂者極夥。

時李耀開居士曾入居士林為林友，用居士林名義去日本求法，由日僧正佐佐木傳法師位。回港後開壇灌頂多次，亦有門人多眾。

2. 真言宗修法

密法最重入壇修法，居士林秉承宗風，經常舉行密法儀軌修持，一九二九年仲夏修四度加行。

一、不動法：一百五十壇，持午。

二、金剛界大法：一百五十壇。

三、胎藏界大法：一百五十壇。

四、護摩：一百五十壇。

黎大阿闍黎曾傳授「阿」字觀，及習靜法（觀想）。例制每月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廿三、廿八、廿九、三十，作施餓鬼作法。清明節修法整月。逢佛誕節日例行修法供養迴向。

黎乙真大阿闍黎自成立居士林後，勵志經營，頗有規模。於一九三七年示寂，世壽六十有七。一代宗師，在香港開啟真言宗居士林雖得十一年，而正機弟子三百餘人，結緣者則倍於此數。當時，陳偉樞、周塵覺、歐陽子全、陳麗如、周佩裳、金思莊等高弟均已成材，傳燈續燄，後繼有人。

時香港佛教正處於興盛蓬勃中，顯密紛揚，頻開異彩。

註一 黎阿闍梨乙真居士降生百週年紀念會刊，及黎阿闍梨乙真居士赴告

註二 同上

註三 張阿闍梨圓明居士赴告

乙 藏密及藏密院

約一九二六年，有福金喇嘛者，漢人，學藏密，來港弘揚密法。蔡淵若、劉銳之接駕。自他始，港人始知有藏密法。越二年，黃教多傑覺拔尊者（格西）駕臨香港，攝受者眾，把一〇八密乘大法翻譯，乃藏密傳法來港者第二人。

約一九二八年，諾那上師來港，傳法灌頂，息災法會，皈依者有二百人，時在西摩道，設壇六個，傳無上密法，及四級灌頂。吳潤江協助及翻譯。劉銳之上師亦於是時參加灌頂。

一九二九年，黃教喇嘛榮增堪布（大僧正）來港傳法，於香港佛學會開壇灌頂。時參與灌頂者有馮公夏、韋達等居士，傳彌陀長壽合修法。

其後，聖路活佛、安領活佛、羅睺羅、相繼蒞止，信奉藏密之人轉多。盛況一時。（註一）

香港淪陷前，吐登喇嘛應謝卓如居士之請，來港居留，亦開壇灌頂，乃有藏密院（堅道學士台）之設。吐登喇嘛居是間有年，密教得以重振。

註一 金剛乘學會會長劉銳之阿闍梨口述

溫哥華世界佛教會會長馮公夏居士口述

見「鏡花水月十餘年」——為金剛乘學會成立十六週年而作。舒囊卓之贊青劉銳之撰。

庚 釋寶靜與香海蓮社

釋寶靜於一九二七年夏曆四月二十日，應香港青山寺釋顯奇之請，到港開講梵網經。翌年，一九二八年，又應港島香港講經會羅禎符等邀請，宣講彌陀疏鈔三閱月。於新界屯門清涼法苑講四十二章經約旬日。又受潘達微等之請，講八大人覺經於利園。據謂「每日聽眾數千人，放生數千元，開港島從未有之盛況。」（註一）留港三年，皈依弟子逾千。後因寧波觀宗寺法務，離港返滬。

一九三二年，釋寶靜再臨港島，講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於香港佛學會，再講金剛般若經於菩提場。（註二）稍後，應曾慧印、黃蘅秋等居士之請，組織社團，名香海蓮社，會址於跑馬地觀馬台。於此，大轉法輪，講天台修習止觀坐禪法要。及修建會址。

註一 參讀：「寶靜法師四十年中之過去幻痕塵影」頁四第九行。

註二 同書頁五第五行。

中 菩提場

一九三三年，香港請法師講經之風氣漸次興起。有李素法女居士，熱誠護法，與顏世亮，李公達等居士及釋葦庵等發起組織佛學社。賃樓宇於跑馬地黃泥涌道，接待來港法師駐錫，並專門弘揚經教，年中亦有二三次法會，如清明、重陽等超薦小型功德，每月朔望及佛菩薩誕日，例有上供禮誦等儀式，由會員負責。

香港法師如釋海仁、釋顯慈、釋茂峰、釋遠參；外省法師如釋葦庵、釋覺一、釋寶靜等均曾在該道場講經。其可根據者有：

一九三二年春，釋寶靜講金剛經。（註一）

一九三三年秋，釋遠參講法華經。（註二）

一九三四年春，釋海仁講楞嚴經。（註三）

一九三四年秋，釋葦庵講金剛經。

一九三五年，釋悅西講地藏經。（註四）
一九三六年，釋靄亭講維摩經。（註五）
一九三七年春，釋喝輪講往生論。（註六）
一九三八年，釋海仁講楞嚴經。（註七）
一九四一年，釋了如講金剛經。（註八）
釋葦庵經常卓錫該會，後得李素法居士資助，與釋如基同到外省參學。李素法亦因事務冗繁辭職，由顏世亮、李公達接長會務。其後講經法會擴展，原有會址不敷應用，遷至禮頓道三十號，繼續展開佛教事業。

- 註一 見「寶靜法師四十年中之幻痕塵影」。
註二 見華字日報。
註三 見「海仁尊宿傳」。
註四 見「人海燈」二卷十九期。
註五 見「人海燈」三卷九期。
註六 見「人海燈」四卷二期。
註七 見「我所認識的海仁法師」。
註八 見「寶覺季刊」二期。

寅 志蓮淨苑

一九三六年，有富戶陳七，敬慕佛教，廉價將位於九龍鑽石山的花園別墅，售與釋葦庵、釋覺一等大德，創辦道場，以期弘法利生。釋葦庵遂接長該地，敬奉佛像，名曰志蓮淨苑。

釋葦庵發弘誓願，創建一所規模的出家女眾十方叢林。此十方叢林特色為：(一)選賢任能為住持，並非子孫繼承；(二)淨苑產業，全歸寺院名下，不為私有；(三)任何專心修行的出家女眾，均可於此掛單，安身立命（註一）。

此一宏願堅固猛利，遠在六十年前種因，影響深遠。（註二）

註一 見志蓮淨苑碑記及志蓮淨苑重建資料。

註二 後期釋寬慧興辦老人院及學校，釋瑞融繼承遺志，創建圖書館，董事長胡仙，董事王學仁贊助其事，由釋宏勳為主任藏書甚豐。九〇年初更由政府撥地重建。藍圖中有老人院、學校、寺院、大雄寶殿、圖書館及唐代建築群，工程浩大。主其事者為釋宏勳，統籌辦理。現正鳩工庀材，籌募巨款。事成之後，當可回應完成釋葦庵當年之弘願。

(八) 佛學班之設立

約一九一〇年後，國內佛教人士，覺悟「人能弘道」，非培養佛教人材，不足以言護教，乃紛紛辦設佛學社及佛學班，國內最著名者有：釋月霞之華嚴大學，釋諦閑之觀宗學社，楊仁山之祇桓精舍，歐陽竟無之支那內學院，釋太虛之武昌佛學院，閩南佛學院，北平柏平教理院，重慶之漢藏教理院等。翕然成風，（註一）僧人每遠道負笈求學，艱苦卓絕。香港負責寺宇之主持人，多在國內遊方參學，集思薰陶，亦相繼創辦佛學社，以培養佛教人材，動機至為純正，獨惜法緣未備，均只作短期開辦，未能長期繼續，至以為憾。茲取其著名者（一九三八年前開辦者）開列如後：

甲 竹園精舍佛學班

林茂昌女士，早寡，棲心林寂，資修淨業，退隱於大嶼山鹿湖，後出家為尼。（註一）一九二九年，釋慈航蒞港，就聘為佛學班導師，曰竹園精舍佛學班。有女學員二十人，釋弘經、弘論、繼航、騰光、聖權、聖空、慈德、慈華等皆是期畢業。三年期滿畢業後，釋慈航離港，以主理乏人，遂停辦。

註一 林茂昌女士出家之法號，未詳。

乙 青山之勝鬘佛學社

一九三二年前後，青山長明精舍辦佛學班，名勝鬘。學員約三十人，為時約一年，由釋弘經、釋儼然、釋清涼、釋妙音等為教師。釋達居曾宣講大乘起信論。後以某事因緣，遷往鄰近彌陀閣上課。釋慈航在此曾為導師。中途曾停頓一時，

由學員懇請、釋朗西、釋昌緣、釋了海等又再講學；然環境及導師問題，佛學班時斷時續，而學員好學精進，與該鄰近精舍之勤勇布施表現。此情形為其他地區所罕見者。

丙 佛學函授學校

一九三五年，陳靜濤鑒於香港皈依佛徒雖多，而真能對佛教教義作剴切研究者殊少；故倡辦佛學函授學校，乃聘釋芝峰為主任，擔任教席。後以釋芝峰離港，其事遂寢。（見人海燈二卷十四、十五合期）

丁 凌雲女子佛學社

一九三六年春，元朗觀音山凌雲寺主持釋智修、釋喜修，創辦凌雲女子佛學社，聘釋鎮庵為導師，三年為一期，規模宏偉，學風嚴謹，（註一）學員二十人。

註一 凌雲女子佛學社，學風嚴謹，參讀「凌雲女子佛學社」週年。

戊 紫竹林女子佛學院

元朗觀音山紫竹林女子佛學院，創辦於一九三七年元月，擬請釋太虛為院長，後太虛未暇抽身來港，由釋雲海任教主任，釋悅西為訓育主任，三年為一期。有女眾三十人為正讀生，旁聽者亦多。辦一期遂止。

己 寶蓮寺佛學班

一九三八年，釋筏可辦佛學院於地藏殿樓下，專修男眾，釋筏可自任導師，更聘其他法師助理。戰時停辦。（註一）

註一 見大嶼山寶蓮禪院條。

(九) 佛教刊物之誕生

甲 香海佛化刊

香港佛學會成立後，由釋寶靜提議出版刊物，會董咸表贊同，公推釋寶靜為主編，釋寶靜以法務冗忙，且行蹤無定，無力兼顧，請梁昨非主持編輯，定名「香海佛化刊」。是刊創始於一九三二年四月，內容充實，分：言論、專載、演講、傳記、文苑、說叢、函札、要聞、會務等欄。題材保守、辭藻典雅，惟鮮新文學作品，可能為當時士大夫階層人物之典型讀物，與後來出版之人海燈雜誌比較，則後者較通俗，易為一般讀者接受。

該刊為季刊，非賣品，全部贈送。梁昨非逝世後，以編輯乏人主理，曾中止一段時期。一九三五年八月，釋芝峰南來，香港佛學會延請為主編，附於香港新中日報，定每週出版一次。其後該會負責人有意改為半月刊，與報紙週刊分頭進行。惟釋芝峰離港，該刊亦告結束。

註一 見人海燈二卷十七、十八合期。

乙 人海燈雜誌

香港向無佛教雜誌，自釋通一來港，倡議出版雜誌，釋芝峰，釋靄亭及張蓮覺贊助，在香港出版。為半月刊。

人海燈雜誌始創版於廈門，數期後遷至潮州，以經費無著暫停，由釋通一在香港接辦主編（註一）。

第一、二屆由釋芝峰、寄塵主持。

第三屆由張蓮覺主持。此期起改為月刊。

第四屆釋通一回蘇州，由潘淡白暫代。

自第四卷五期起，釋通一將離港，赴他處講學，遂起辭職，交由釋芝峰接任主理。惟釋芝峰當時尚在寧波，故該刊由第四期五卷停止在香港發行，第六期即在寧波編印。（註二）

該刊內容雖未盡善，然以當時環境而言，已屬佳作，分為：社論（佛教方面）、短談、佛學義理剖析、佛教文藝、通訊，一月消息等。

該刊性質勇於發言，尤以主編釋通一為然。鼓勵佛教新文藝創作，及報導國內佛教消息，是其成功可取之處。該社並發行書籍：

海萍詩集 釋通一

石火集 釋通一

菩提草 釋悅西

註一 見「人海燈」二卷十四、十五期合刊，慈雲撰稿。

註二 見「人海燈」四卷五期封面裡頁人海燈社啟事。

丙 華南覺音及其他

香港第三種佛教雜誌——華南覺音，於一九三八年九月出版，社址為青山彌陀閣，每月一次，非賣品，為釋滿慈主編。第六期後，因釋慈滿入四川，故交由釋竺摩接辦。改稱「覺音」，第十二期後，遷往澳門為社址。

此外，東蓮覺苑學生編有「寶覺同學」。內容淺顯，載有簡易佛理及新文藝作品，頗適合青少年閱讀。

同期，釋悅西出版「菩提草」。釋通一出版石火集及海萍詩集，釋靄亭之栖雲文集，皆具有時代氣息之作品。

(十) 其他

甲 佛教學者演講

許地山先生承東蓮覺苑之請，於一九三五年到苑作公開演講。題為「佛教與道德生活」。

時許先生正任教香港大學，雅愛研究阿含經，又於同年十一月到香港佛學院講「佛學與現代文化」。引證「阿含經」故事說明佛教文學之真面目。阿含經為佛教原始聖典，屬小乘佛教所攝，香港尚未有人宣揚；故自許氏肇始，港人知阿含經。（註一）

隨後有戴季陶院長自國內蒞止，東苑請其演講佛法。

此數次公開演講，予知識界印象尤深。（註二）

註一 人海燈雜誌

註二 同上

乙 外國僧衆過港

一九三五年日本與中國釋太虛籌組世界佛教會，故往返頻密，時有道經香港一遊者。

時有日僧藤井草萱來華考察華南佛教者，釋芝峰介紹來東蓮覺苑參觀。

翌年十月，錫蘭納囉達法師（Bhikkhu Narada）由上海返國，道經香港，由張箭雲之介紹，至東蓮覺苑參觀。並講「學佛人信願問題。」由章達翻譯。

第五章 香港地區一九三七年以前較負時譽之比丘

釋觀清

釋觀清（註一）於宣統年間（約一九〇九）來港，駐錫於大嶼山，得羅浮山道士羅元一賞識，將精舍化為佛教道場，名曰鹿湖精舍，全部住院道侶皈依三寶，移風易俗，得風物之先，亦可見釋觀清說法辯材，感人之深矣。嗣後於寶蓮禪寺常為戒師，與釋紀修、釋妙參、釋顯奇四師相友善，擬結茅蓬於大茅蓬左側，曰四老蓬，為將來同修同參。在早期香港山林佛教中，此老亦屢轉法輪、度人無數。（註一）

註一 參讀大嶼山志釋觀清條

釋妙參

大嶼山誌釋妙參條謂

妙參老和尚……年十九遊羅浮山……訪延祥寺禮寶積寺海老和尚出家。年二十一往南京寶華山隆昌寺，求浩淨律師受具足戒……及戒期畢即往金山江天寺坐禪三年。……宣統年間重至外省到安徽九華山重修地藏菩薩肉身道場。來港中興凌雲寺，見第三章之(一)釋妙參與凌雲寺重興。

釋紀修

大嶼山誌釋紀修條謂

光緒初年至廣東丹霞山發心出家。由丹霞往羅浮山華首台受具足戒。一九一四年，往鎮江金山江天寺掛搭，任夜巡打更職十一年。至一九二四年……到港……懇其住持大茅蓬寶蓮寺，開闢十方叢林。……建木屋設禪堂，效金山寺坐禪宗風。見第三章之(三)釋紀修與寶蓮禪寺。

釋顯奇

釋顯奇、俗姓陳，名春亭，早年營商，虔奉道教，於青雲觀供奉呂祖，並移居其地。後期遇釋妙參，得聆佛理，一九二六年，皈依三寶，捨道入佛，禮釋諦閑座下為徒，出家為沙門，法名顯奇。後改青雲觀為佛寺，名曰青山寺，弘揚天臺教義，舉行授戒，大興青山寺。(註一)

註一 見大嶼山志釋妙參條。

釋筏可

釋筏可，俗姓李，廣東南海西樵人。童年，外祖父逝世，其對人生之死亡頓起疑惑，由是多方探討。一九一一年秋，鼎湖山開戒，依穀琳和尚，求受具足戒。

香港佛教自山林佛教興起，以至城市佛教進步期間，釋筏可均為重要人物。

一九二四年來港後，歷任各大佛寺住持。

一九三〇年任大嶼山寶蓮禪院住持；一九三三年任青山寺住持，創嶼山佛學院，培養僧青年教育。擅講經義，闡揚妙理，曲喻善巧，講筵處處，山林寺宇或城市社團，都隨緣應赴。皈依弟子四眾逾數萬人，禪淨雙修，為人淡泊自持、敦厚自約。為香港著名之典型比丘。（註一）

註一 資料見大嶼山寺及自傳——七十前塵今一念。

釋遠參

一九一一年以還，最先到香港駐錫之知名比丘——為釋遠參。俗姓高，廣東吳川人，依雷陽遂溪東華山釋靜齋受戒並學經教。歷遊日本、南洋群島等地，講席遍大江南北。（註一）

回港後，先後在寺宇、社團弘法，初時宣講諸經，多為楞嚴、法華、金剛、維摩、大乘起信論之屬，稍後則獨尊法華、排斥楞嚴最力，指大乘經典多偽造，又訶毀淨土。備受佛教人士訾議責難。釋遠參夷然不以為意，竭力闡揚己見。創立「維新佛學社」，著有：妙法蓮華經註疏、照妖鏡、佛學大綱、釋疑集、三乘篇、三乘篇問答錄、理絲集等。時人號之為佛教怪傑。其所指斥者，間有精義，惟亦時有強詞。（註二）

註一 見「遠參老法師紀念集」。

註二 舉例言之：佛經開頭，首句曰：「如是我聞」。蓋為釋迦佛祖示寂前答阿難問而作。其意義是：「我阿難是聽聞佛陀如此說的」。釋遠參更動之為：「如是我譯」。

釋海仁

香港另一著名法師為釋海仁，俗姓陳，原籍中山縣，早歲參學國內多處道場。一九二〇年來港，掛搭大茅蓬，後移居於大茅蓬右側山上，靜室曰阿彌陀佛，於此潛修。於港、澳兩地，各建道場，擅講「楞嚴經」，有「楞嚴王」之稱。後學眾多。據「海仁尊宿傳」云：

入山就學者輻輳而至。成材者亦不少，釋泉慧、釋源慧、釋慈祥、釋寬榮、釋寬如、釋愍生、林楞真居士等皆其翹楚。早期研究經教者，多出其門下。常曰：

修福惜福 老實念佛

嚴守本分 勿錯因果

其平居開示，類多如此，可想見其弘法授徒之作風矣。

釋海仁對香港佛教發揚，有不可磨滅之功。（註一）

註一 見大嶼山誌釋海仁條

釋增秀

釋增秀（註一），年二十二出家，隨即參學遠遊。（註二），一九二三年來港，在大埔馬窩山建蘭若園精舍（註三），恒講經是問，後學多人追隨研習，四眾子弟依之皈信受戒，布金施粟，月有多起。中日戰事後，內地僧尼逃難來港者，釋增秀廣為收容，並為之說法。一九四一年曾任寶蓮禪寺住持一年。

註一 釋增秀原籍廣東開平黃氏子，年二十二發心出家。於肇慶七星岩大覺寺禮建初大師為師。（據大嶼山志釋增秀條）：

註二 增秀和尚……光緒三十一年往鼎湖山慶雲寺求具足戒。至宣統二年，是年二十七，鼎湖山壽安和尚傳法為慶雲寺宗派，即在寺任維那知客等職事。民國二年往浙江省寧波天童寺參禪；轉往上海哈同花園華嚴大學聽月霞法師講大般若經。

入天寧寺禪堂參學，及住鎮江金山寺禪堂。

往南京寶華山受具足戒，在浙江寧波觀宗寺聽寶靜法師講摩訶止觀，又在七塔寺聽圓瑛法師講金剛經，又聽海仁法師講楞嚴經，又在杭州雲居山聖水寺聽靜修老法師講法華經。又在江蘇常熟寶岩寺華嚴大學聽慈法法師講華嚴，楞伽等經。又在上海圓明講堂聽圓瑛法師講楞伽綱要，又在法藏寺聽靜修老法師講教觀綱宗。（見增秀和尚傳）

註三 蘭若園精舍創建經過為：釋增秀來港，住於凌雲寺，有李葆葵三太與劉四姑者，擬另闢道場，紹隆三寶，於大埔馬窩山購地，復得富戶關五姑資助，建成精舍，取靜寂之意，因名蘭若園。

釋月溪

釋月溪，俗姓吳，浙江錢塘人，年十九出家，勤劬用功（註一），好參禪，惟提倡念佛，著有「月溪法師講念佛法門」。好作頭陀裝束、留長髮，與出家比丘剃除鬚髮者迥異其趣，時人目之為「怪」。對人謙遜懇切；（註二）（筆者童年時嘗於跑馬地禮頓道某號樓下，見釋月溪孑然獨坐廳中，大張門戶，垂首而視，口中喃喃，旁有童子約十人環坐，若靜心聆聽者，已而，釋月溪於懷中掏輔幣，每人一枚，童子歡笑而去。余以童稚之心，頗以為訝。後余母告以此乃月溪和尚，說佛經度人。）

初期法緣未見普遍，然亦得善信供養攝受。著有：

維摩經講錄

楞伽經講錄

圓覺經講錄

金剛經講錄

佛教人生觀

佛法問答錄

四乘法門

註一（參智圓撰之月溪法師生平）謂：「每日除看經外、誦佛號五千聲，輪誦華嚴、涅槃、楞嚴、有閒時拜圓覺經為課。」

註二 同前文云：釋月溪在南京講楞伽法會，法會中有尊宿質難問疑，月溪不能答，即離座頂禮，問：「如何方法，方能明心見性。」尊宿介紹釋鐵巖，再參，仍不悟，返寺再參，至形銷骨露。

釋顯慈

釋顯慈，姓孫，中山人。弱冠即慕佛法，一九二〇年詣浙江寧波觀宗寺，禮釋諦閑為剃度師。翌年，赴江蘇寶華山受具足戒。春夏往各方習教，秋冬至各大禪堂參禪。依本師釋諦閑指授，立志弘闡天台宗趣。

一九二五年，於國內各處弘法，廣結善緣。度人之餘，未忘精進修持，頗多境界（註一）。

一九三一年春，應香港佛學會請，宣講圓覺經，自此即往返港穗之間，講座頻開，大播菩提種子，於香港佛教因緣，貢獻甚多。提倡淨土，擅講經。李公達謂其「每講至落花流水時，座中大有頑石點頭之狀。圓音暢演，與依文解義者，判若天淵。」（註二）又云：「每至名言奧義，顯辭曲喻，貼切入微，尤多儆策之詞，聽眾時資感發。」（註三）因而皈依弟子甚多，「開講僅及旬日，聞法興信者，皈依求戒者，計十餘人。」（註四）可想見其法緣之盛。又發明九音念佛，音調諧叶，易使意念專一，為持名念佛最善方法。其著述有：

楞嚴經易解疏

圓覺經釋要

心經要解

- 註一 據釋顯慈自言：民十一年秋，於高旻寺跑香間，忽聞數十香板一齊落地，即得一入處。民十四年冬，於摘星寺講楞嚴經時，至「如冰成水、水還成冰」二句，又得一更深入處。
- 註二 見香海佛化刊第三期頁六二——心經綫珠解。
- 註三 見周百容之「本會研經記」。（香海佛化刊第四期頁五四。）
- 註四 見周百容之「本會恭請顯慈法師宣講大佛頂首楞嚴經紀略」，同前刊。

釋茂峰

釋茂峰，俗姓李，廣東博白人，幼從鄉校，好讀書，父令習科舉，以求仕途宦達。後以朝廷詔廢科舉作罷。一九一三年，師年廿六，喜讀佛書，越二年，慈親謝世，遂出家為僧，與釋筏可、釋融秋等相友善，從遊於南京寶華山，於律宗第一道場之隆昌寺習律。發願讀大藏經，得廣東張玉濤居士（釋觀本）指引，詣寧波觀宗寺，謁見釋諦閑老法師，學習經

教，潛心研究、內外熏修。

一九二四年，應台灣靈泉寺聘約，大弘法化，後往新竹苗栗觀音山講經，皈依四眾，萬有餘人。法會興隆，得未曾有。

一九二七年，應香港善信邀請，來港弘法，於港區摩羅廟後街之法源堂大轉法輪，前後開講妙法蓮華經、阿彌陀經、金剛經等，四眾欣悅、法緣尤廣。定期在利園戲院台上講心經二次，聽眾如潮湧至，法會之盛，前所未有。

一九二九年於荃灣老圍村購地，士紳助成。一九三二年，圓通寶殿落成，定名東普陀寺。（註一）

釋茂峰擅長說法，聽者謂其舌燦蓮花，辯材無礙，談經說法，頭頭是道，左右逢源，聽者生歡喜心，容易領略。是故法緣甚盛。（註二）

註一 見茂峰法師事略。

註二 筆者訪問當時聽眾，所告如是。亦見註一。

釋靄亭

釋靄亭（註一），為一九三〇年間推動香港城市佛教不可缺少之人物。其關鍵在東蓮覺苑辦學及弘法之成就；而釋靄亭為主理東苑之主任，於苑務及學務策劃得宜，遂使三十年代之香港佛教放一異彩。此外，於弘法功德，亦隨喜結緣。（註二）恒於念佛法會開示法要（註三）。皈依徒眾無數，多為年青學子。對後學淳淳善誘（註四），於佛教工作無不悉力以赴。（註五）為香港佛教一大棟樑。（註六）

註一 釋靄亭，俗姓吳，江蘇泰縣曲塘鎮人，於本鄉宏開寺出家。初研功課及經懺。入上海華嚴大學，依釋月霞為親教師。習禪於天寧寺。任江蘇竹林寺住持，辦佛學院四年。早年歷次隨棲霞山釋若舜等來港做水陸功德，以是因緣，結識張蓮覺，得聘來港辦青山海雲佛學研究社，及東蓮覺苑校務主理。（見栖霞文集）。

註二 釋靄亭以任職東蓮覺苑為講師，無暇到各處說法，惟偶有機緣，即欣然開壇講經，一九卅五年講維摩經全套，歷時三閱月。又於青山寺，海雲蘭若，香海蓮社，菩提場等處講經。

註三 一九三六年，東蓮覺苑念彌陀佛七，每日請釋靄亭開示法要，中元節佛七，亦由其主理開示，此外，尚應各處

邀赴會。

註四 見黃本真之「哭靄公導師」。(靄亭法師紀念刊)。

註五 釋靄亭熱心佛教，凡屬興法會，辦教育，編刊物，寫文章，講經開示，都傾全力以赴，不肯後人，甚至東蓮覺苑落成，宿舍招待過港僧眾，釋靄亭又以「公共關係」姿態出現，竭誠款待。

註六 參讀：靄亭法師紀念刊，栖霞文集，人海燈二卷等。

釋寶靜

釋寶靜，傳天台教觀第四十四祖四明觀宗寺方丈。俗姓王，浙江上虞縣人，十九歲受具足戒，依諦閒老法師為師。於觀宗學舍，研習教乘，對於台宗三觀十乘之旨，性具總別之妙，無不融會於心，頓發廣大道心，以弘法利生為職志。

一九二七年，師應香港顯奇和尚之請，講梵網經於香港新界青山寺。繼又應香港講經會羅禎符之請，講彌陀疏鈔，凡三閱月。後應屯門清涼法苑講四十二章經講會，又講八大人覺經於利園。每日聽眾數千人，開港島未有之盛況。

釋寶靜教承天台、行持淨土；聲洪亮、善說法、「剴切懇摯，曲喻詳曉。」(註一)感人肺腑，度人無數。席不暇暖，所至之處，開辦道場，出版刊物，(註二)饒有魄力。著作已出版者有：

摩訶止觀述記

妙法蓮華經弘傳序淺述

台宗二十五方便淺述

修習止觀坐禪法要講述

佛說遺教經講義

楞嚴總題玄義輯略

彌陀要解親聞記

念佛開示錄

大乘起信論講義

觀音普門品講義

省庵勸發菩提心文講錄

寶王三昧論講錄
佛說八大覺經講義

註一 見寶靜法師四十年中之過去幻痕塵影。
註二 同前。

釋太虛

釋太虛，俗姓呂，浙江海甯崇德人，（註一）為中國近代佛教維新導師，廣辦佛學院，推行僧教育，鼓吹佛教新運動。全國僧青年多受影響，深得各界人士愛重。曾先後來港四次，首次為宣統元年，與釋栖霞乘舟南行，過香港，旅居數日；旋赴廣州。此次純為旅遊性質，並無演講等情。

第二次到港為一九二〇年（註二）與徒覺一、開悟同來，由陸蓮山、潘達微等發起公諸在港島七姊妹名園講演三日，以唯識宗為主題。據隨園之「香港名園講經吟咏追憶」云：

一九二〇年庚申歲、太虛大師（杭州彌勒院）開悟法師、（湖南農山向上寺）、覺一法師（廣州能仁寺），駐錫香江蘭室別墅一月，演講唯識宗。

是次佛學演講開啟香港前所未有之風氣。講後在港居停一月始北返，當時有詩作唱酬，茲擇錄其一，以見當時盛會。（註三）

庚申重遊香島賦呈吳北嶺陸蓬山兩居士 釋太虛

落落青天碧海心 十年香島夢痕尋

濤花飛濺靈山石 星火疎明祇樹林

僧俗混融懷濟世 魚龍圍線聽經音

維摩丈室容分座 不二門應入更深

第三次到港時維一九二六年釋太虛以新愈之軀，從星洲抵港，轉船回國，以時間空匱及體弱，未作演講，僅偕同黃琬等登島太平山上遊覽，並至青山寺，適值青山寺開戒，寺主釋顯奇率眾歡迎，請為開示。（註四）

第四次到港，為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尾日，大師偕同弟子釋竺摩蘇慧純抵港，受香港佛教界熱烈歡迎，主持者為陳靜濤

及王學仁，報章、雜誌為文以記其事。釋太虛駐錫於利園香港佛學分會，主講：「從香港的感想說到香港的佛教。並講「彌勒上生經。」介紹彌勒淨土，勸導大眾念「當來下生彌勒如來。」及於東蓮覺苑講：「優婆夷教育與佛化家庭。」香港宣揚彌陀淨土者甚眾，而彌勒淨土則鮮有，故此釋太虛弘揚彌勒淨土而後，香港人士又多一種啟發。

留港期間，釋太虛遊荃灣東普陀、開示：「同成了觀音菩薩」，「阿蘭那行與養成僧寶」。於菩提場講「念佛勝義」。(註六)

釋太虛此次來港另一目的：為號召香港佛教界聯合組織一個總機構。以推動佛教發展工作，進而導至世界永久之和平。此意見獲本港佛教團體一致贊成通過。(註七)

釋太虛離港後。翌年，一九三六年六月，釋葦庵發起響應太虛大師提議，邀請本港各佛教團體代表，假座菩提場開談話會。各佛教團體代表依時蒞會參加；選出釋葦庵、釋靄亭、釋通一、高浩文、李公達、葉福靈、吳澤希、為籌備委員。釋通一、李公達為章程起草委員。選定三月後，開成立大會。菩提場被選為籌備處。(註八)

註一 釋太虛俗姓呂，浙江海甯崇德人，幼失怙恃，依外婆生活，十六歲出家。勤謹好學、學教、參禪、閱藏，於西方寺藏經閣閱大般若經垂盡，身心漸趨凝定，一日，據自傳言：「忽然失卻身心世界。」自此，「身心透脫無滯。」以後，聽釋諦閑講天台四教儀，就學祇桓精舍。雲遊海內、行萬里路、讀萬卷書，領導中國佛教革新，創辦僧教育，培養弘化人才，推行世界佛化新運動。

註二 南方戰亂，是役為陳炯明軍攻廣州。時釋太虛應廣州佛學界邀請演講，依佛學導言為大綱，約二十餘日講竣，講錄筆記出版，即「佛乘宗要論」。

註三 參讀香海佛化刊第五期頁叁拾。

註四 見太虛自傳頁一三八，並太虛大師年譜一四七頁。

註五 參讀「中日佛教交通史」第二十七章第三節廬山之「世界佛教聯合會」。

註六 太虛大師年譜二六一頁。

註七 釋太虛倡議香港佛教團體組織成立總機構一事，見人海燈雜誌三卷一期。

註八 佛教聯合會籌備事宜見：(人海燈三卷八期)

釋觀本

釋觀本（註一），俗姓張，名壽坡，字玉濤，廣東中山縣人。光緒十七年中本省鄉試第七名舉人，時二十四歲。

光緒三十年，東渡日本留學，入帝國大學攻讀，專研政治經濟之學。歷任文教職務於日本，歷時三年。回國後營商上海，以時局變亂，損失不貲；頓感世法無常，禪隱之志具矣。

一九一四年，皈依天寧寺釋冶開，法名觀本。旋設佛聲社於澳門，招集同道，每星期日講學，並提倡素食。

一九一九年，赴南京寶華山求優婆塞菩薩戒。禮釋浩淨為師，復參釋微軍座下。

一九二〇年，公子樾澎發願出家，法名妙持。次年九月，示寂於清遠飛來寺。一九二二年嗣母吳太夫人棄養。十一月，本師釋冶開示寂於天寧寺。一九二四年，繼室李夫人病歿。（元配何夫人早卒）。

一九二五年，張居士就其故居念佛道場，改組無量壽功德林。請上海釋朝林移錫該林，掛臨濟宗板。復漫遊南洋群島。

一九二九年，於香港設念佛社，凱切懇懃，領導眾人念佛，求生淨土。

一九三一年，禮釋冶開遺像剃度，釋朝林為披剃，依釋虛雲為戒師。兼任鼓山志編纂，整理鼓山藏經及版片。著有鼓山經藏目錄記。

釋觀本懂音律，作五會新聲念佛譜，（註一）。

註一 參讀健廬作之「我與觀本法師的因緣」（載無盡燈五卷二、三、四、五期）及香海佛化刊第五期

釋虛雲

釋虛雲，華南禪學之大德，弘法、度生、席不暇暖，香港佛教徒多曾皈依，參師或受戒於其門下，以「寬」字為弟子法號。時人稱為虛老。

釋虛雲來港機緣甚少，然時人因懼於其名，每多參加法會結緣者，故其盛況特出，為普通法會所不及。

釋虛雲蒞港最熱鬧之一次為一九三五年，緣起於東華三院建水陸超薦大會，請釋虛雲主持，棲霞山僧釋若舜率十餘人隨喜，釋虛雲釋若舜輪流共主內壇。在東蓮覺苑設壇。各界人士均可附薦，盛況空前。法會完竣後，皈依者逾九百人。

(註一)。

註一 棲霞山志八二頁。

結語

百年前，香港地僻一隅，欠缺各種文化傳統熏陶，尤以佛法為然，居民又孤陋寡聞，以是因緣，欲求有大成就，則實難矣。迄稍後時期，風氣漸開，佛教始稍獲接受興起改善，仍充滿消極、退隱、迷信、落伍之氣氛。浸且歐風東漸，新宗教、新文化以新姿態翩然而入；在香港已失去真意義、真精神之佛教，乃相形見绌，一般所謂「佛教徒」者，其自卑感往往油然而生，志短氣窮，何來振作！惟僥倖者，乃香港華人平素崇尚保守；而佛教傳入中國已千餘年，其教義、儀式已融入民間，與民風習俗混和一體；此無形壓力，遂逼使一般社會人士對佛教存敬重之心。職是之故，佛教乃得而苟延殘喘而已！於是，佛教乃與生活脫節，佛教依為命脈之菩薩精神仍隱而不現。八正道、六波羅密、四攝、四無量心等行持鮮人過問，有之，惟略懂所謂五戒，持素之涵義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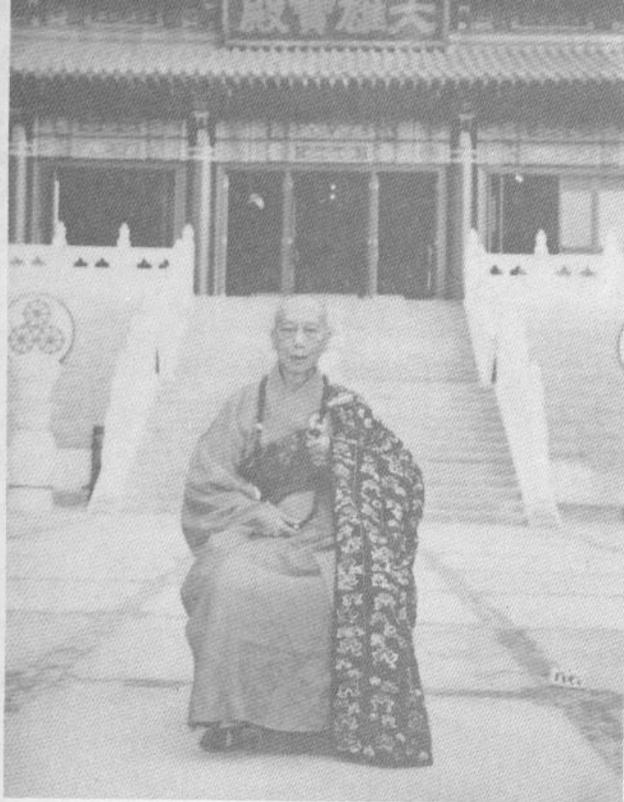
幸而於此停滯、沉鬱時期、國內楊仁山、釋太虛等提倡富有生命力之真正佛教精神，及時傳入香港，遂使奄奄一息之香港佛教略呈生機，開始起步踏入發展進步時期，佛徒逐漸認識佛教，於是有志之士，群起振作，各盡其能，各司其責，各獻所長，各修所行，故自一九二六年以來，香港佛教乃蓬勃而有朝氣，雖其間弊漏仍多，但佛化工作亦得而啟開。香港佛教發展至此時期，（一九三七）剛值中日戰事開始，戰火蔓延各地，國內佛教人士紛紛來港避難，佛教人材較前稍盛，漸次推動佛教開展之工作。本文至此亦告結束。



海仁老法師德相

大德大師

高志大師



筏可法師



太虛大師



靄亭法師

參考書目

- 高僧傳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續高僧傳
法顯傳
大唐西域記
南海寄歸內法傳
唐代桂林之摩崖佛像
唐代廣州光孝寺與中印交通之關係
一八四二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對外交通
中國南洋交通史
中西文化交流小史
中西交通史
中日佛教交通史
世界佛教通史
廣東名勝記
無盡燈雜誌
香港佛教雜誌
海潮音雜誌
世燈雜誌
圓通寺族譜
凌雲寺族譜
寶蓮禪寺碑記
竹林禪院碑記
- 梁慧皎撰
唐義淨譯
唐道宣撰
晉法顯
唐玄奘譯辯機撰
唐義淨撰
羅香林著
羅香林著
羅香林著
馮承鈞著
劉伯驥著
方豪著
釋東初著
釋聖嚴編著
徐續

鹿湖精舍碑記

定慧寺碑記

靈渡寺碑記

東林寺碑記

東普陀碑記

覺音雜誌

獅子吼雜誌

華字日報

循環日報

天光日鐘

鐘聲日報

工商日報

華僑日報

星島日報

弘法旬刊

佛學十八編

清初僧諍記

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

百丈禪師叢林規矩

天台二十五宗輯要

毘尼日用切要解

三寶

六祖道場概觀擴大募捐與稟請立案之商榷

虛雲和尚年譜

虛雲和尚語錄

梁啟超

陳桓

湯用彤

釋寶靜

西鄉園

釋觀本

岑覺呂

岑覺呂

茂峰法師事略

五會新聲念佛

鏡花水月十餘年

佛學與人生

黎大阿闍梨乙真居士赴告

張大阿闍梨圓明居士赴告

黎大阿闍梨乙真居士降生百週年紀念會刊

在家勤行

朝暮勤行

密宗胎藏界禮頌儀

太虛大師廣東演講集初編

凌雲佛學研究社五週紀念刊

遠參老法師紀念集

大乘三論

理絲集

照妖鏡

太虛大師年譜

太虛全書（自傳）

法住記及所記阿羅漢考 法國萊維·孝閻納著

靄亭法師紀念刊

增秀老和尚傳略

海仁尊宿傳

栖雲文集

寶靜法師四十年中之幻痕塵影

慈航法師全集

釋觀本

劉銳之

岑學呂

真言宗居士林

真言宗居士林

真言宗居士林

黎乙真

黎乙真

真言宗居士林

凌雲佛學研究社

釋明慧

釋遠參

釋遠參

釋遠參

釋印順編

釋太虛

馮承鈞譯

諸家

編印委員會

釋大光

釋靄亭

香海蓮社

釋慈航

- 虛雲老和尚事蹟紀略
貢噶呼圖克圖心經講演錄
月溪法師語錄
月溪法師講念佛法門
月溪法師講大乘佛法簡易解
問答錄
大乘八字修法
佛教人生觀
聖教救度佛母修持法
何母張太夫人八秩冥壽紀念集
香港凌雲寺同戒錄
香港寶蓮禪寺同戒錄
香港青山寺同戒錄
佛學叢書第一輯
三乘篇問答錄
十二門論
妙法蓮華經（及註疏）
三乘篇
新訂佛學早晚功課
釋疑集
佛學大綱
大乘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疏
月溪法師講四乘法門
雲門山志
棲霞山志

- 香港四眾
吳潤江
釋月溪
釋月溪
釋月溪
釋月溪
釋月溪
釋月溪
吳潤江
維新佛學社
釋遠參
釋遠參
釋遠參新訂
釋遠參
釋遠參
釋遠參
釋月溪
釋月溪

大嶼山志

香海蓮社章程

大地勝遊記

名山遊記

歐美之光

香江小錄

菩提草

火石集

訪問釋慧瑩

訪問釋澄真

訪問釋宗文

訪問釋繼航

訪問釋茂蕊

訪問釋忍慧

訪問釋聖一

訪問釋保賢

訪問釋海仁

訪問釋妙然（澳門功德林）

訪問釋筏可

訪問釋明慧

訪問釋覺光

訪問釋洗塵

訪問釋竺摩

訪問釋修慧

訪問釋靜通

羅香林

張蓮覺

呂碧城

呂碧城

釋悅西

釋通一

- 訪問釋初慧
- 訪問釋慈祥
- 訪問釋明常
- 訪問羅時憲
- 訪問江妙吉祥
- 訪問劉銳之
- 訪問周塵覺
- 訪問陳煒樞
- 訪問黃繩曾
- 訪問曾璧山
- 訪問陳步焯
- 訪問王學智
- 訪問葉福靈
- 訪問洪濤飛
- 人海燈雜誌
- 覺有情雜誌
- 華南覺音雜誌
- 菩提樹雜誌
- 人生（佛教）雜誌
- 覺世雜誌
- 覺生雜誌
- 佛教青年雜誌
- 中國佛教雜誌
- 威燈雜誌